

北直

郡國利病書

卷四至六



郡國利病書卷之四

北直

自王家東經高縣轉而西
過王家口史哥庄折而東
上五哥庄達保定此河堤址
也因史哥庄以南地狹
不惟無舟楫之濟且於室
之支故不得已修遙堤以自
固云

王東
見灣
汪高
白家道遙堤
此內有雄縣三村

遙堤起自白家道
口至上五哥庄長
八里俱極高阜崖
公築

文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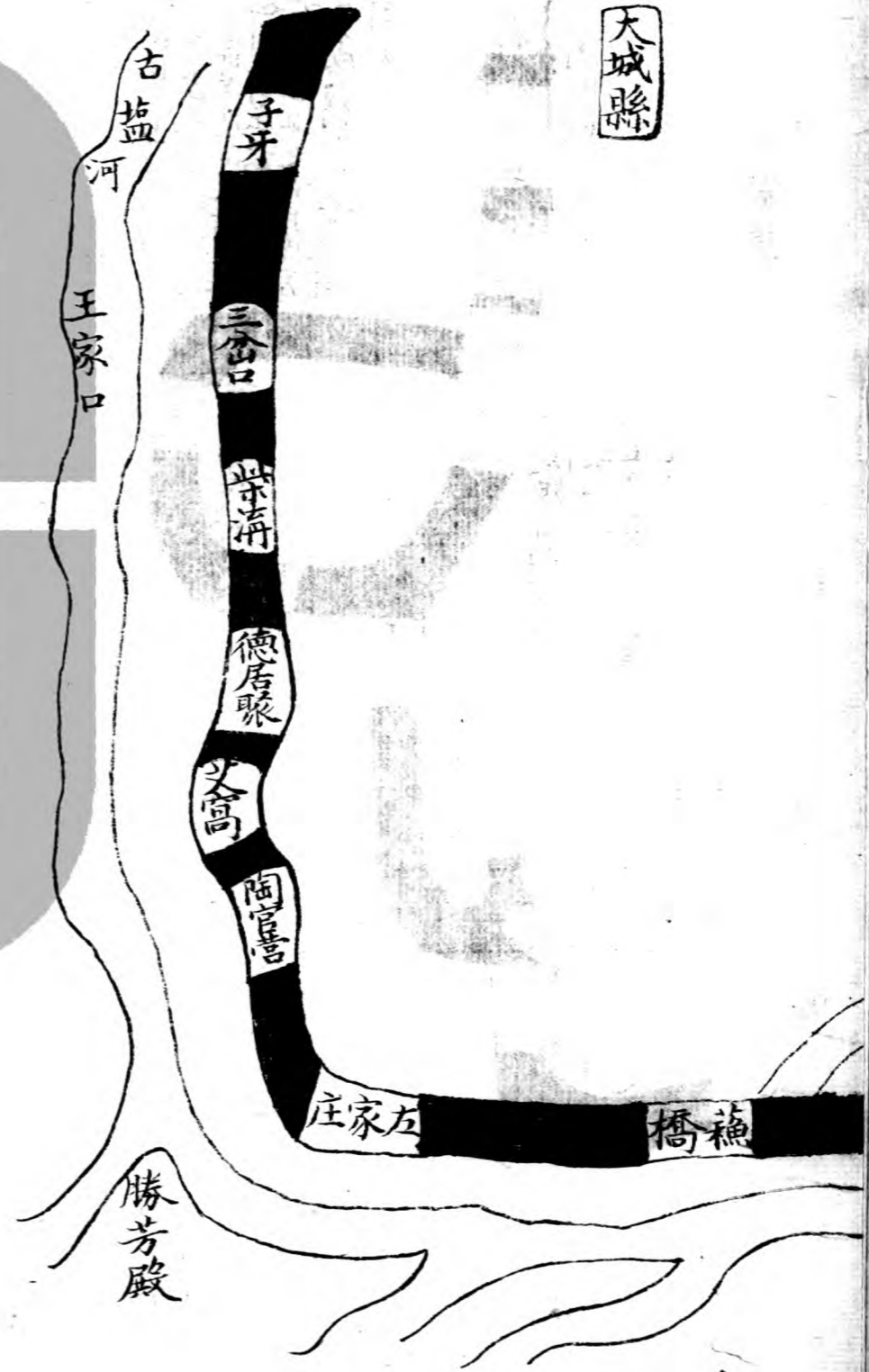
議築遙堤
起自保定
遠蘆橋亦
高阜可因
詳具會謀
志

戴王性疎俗
名雖糞
去而水
極極
庄家
營東
口家苑

白河
白河
白河



大城縣



紀克家文安縣志序

散邑地形如仰盂為十五河尾間秋水驟致閭殫為河
 故歲多逋賦不能佐公家急為長吏病然所恃以為命
 脉者惟隄防是賴隄之綿亘百五十里大半在他郡邑
 地故脩築功力亦與他郡邑共之此勤彼怠人緩我急
 九仞之功虧于一簣十丈之防穴於一蟻此文之第
 一也其次莫若大戶頭後蓋散邑賦分九則富者為影射
 為冒占超然計口之外故積年所僉派皆赤貧其寔而
 大戶其名耳至頭後之累尤不可勝言無論一切解支
 悉為包賠即過客供張一飯一蔬一壇一席皆於焉取

君臣和氣書 卷四
辦故事三年一編千家立見蕩析此文之又一苦也次
莫若屯牧課稅夫屯牧地坐落汙邪之鄉水至則為江
為湖蕩若巨津遇旱而剝鹵不能施耕耨昔人所謂石
田者間或長鳧其亦可療飢總屬不毛之地既不毛
賦于何有故課稅之設皆非正供乃二正時闖人用事
投獻紛紛莊田官稅為名不一皆百姓所驚見佃產以
賠償者自先京理倡議力請減徵以蘓其困而害稍
捐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寄養馬薄地四頃養一馬
早則水草不充一遭滄沒家且浮矣而况于馬故往往
有繫之公門而去者不得已累及里甲萬不得已則以

公署闢為官廐甚至馬斃而家隨之且不止斃一家而
槩甲隨之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鬻官蓋從來鹽法
之行祇有禁私販以通官商者敵邑則按口而給如期
而徵急商課嚴於國賦非通商以裕民而厲民以惠
商此文之又一苦也凡此數者不害于法而害于法不
法

水經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至武邑與庫池即滹
合至成平與清河合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
館縣南東入海一石出為澗一水北注庫池謂之澗口

即大城之清漳亂流而入于海濁漳又名衛水即禹貢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衛

漳孔安國云漳水橫流入河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東至武安縣南叅寔邑入于濁漳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鄴道元云逕鄭縣故城

北東至文安縣與寧池合

滏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

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道元云即禹貢所云恒衛既從也

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

濡水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水杜預云濡水出高陽

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地里志云博水東至高陽

入河又東北徐水注之

聖水出上谷東入于海註云東南流注于巨馬河不達

于海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涑山又東過渤海東平舒北東

入于海註云即涑水也又謂之白海于平舒北南入于

霸州治北又徙而南俱桑乾史記趙惠文王二十一

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括地

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今

會通河在縣治北四十里水自霸州會者一十有五曰

廣陽水涿水范水益濟水蘆濟河胡良河巨馬河夾河

琉璃河沙河龍泉河玉帶河磁河汭河霸水自安州雄
縣滙者三十曰梁河清苑河石橋河土尾河徐河方順
河長流河溫義河馬村河紫泉河五里河拒馬河白河
白澗河唐河沙河滋河濬沱河雄河鴉兒河道欄河祈
水易水女思谷水濡水涑水雷溪子莊溪一畝泉雞距
泉自河間任邱滙者二十有一曰滏水西韓河甘陶河
即治綿蔓河松陽河衛河濺河派河騰脂河當城河告
河濁漳河清漳河夾河恒水倒馬關水濬沱河高陽河
漕河長豐渠五官淀以八十步之渠而滙巨浸六十有
六此邑之所以歲苦波臣也

石滄河在縣治東北五十里

柳河在縣治東北二十五里

急河在縣治東北二十里

文安潭在縣治北十五里

大寧橋口在縣治東南五里

玳瑁口在縣治東南二十五里

火燒淀在縣治東二十五里廣四千餘畝聚石滄柳河

急河三水流入衛水達直沽

麻窪淀在縣治東南

牛臺淀在縣治東

白龍淀在縣治北

勝芳澱在縣治東北七十里上接會通河下達三角淀大司馬王公遴議自保定縣東路疇村起自西向東由周家庄戴家庄魯家庄西營村直抵堂頭村築大堤一道務極高厚南護文安地方計長約四十里計用夫二千名做工兩月每夫一名給工食銀一兩五錢計銀六千兩此一勞永逸二州七縣之利義當共舉事難惜費俟隄既成即將路疇村迤北至口頭村卜家庄善來營苑家口蘇家橋沿河一帶南岸之隄盡為決去秋水一發即以所築之堤為南岸則水豈能復壅所謂不與水

爭利是已此策之上也目前之計但當於苑家口栲栳園二河之中內有民田京營地約有四五十頃亦因水患皆曲為防一遇水發寂為壅塞若將民田京營地捐其賦稅一半餘者各州縣代補聽各自種自食春間無水尚堪種麥夏間稍旱亦可種粟其中曲防盡為決去則秋水亦不致大壅此不過一舉手之力

邑侯郭公允厚議二策一起自注窩東行至圍河出保定之南經留寨之北過西營抵蘇家橋築月堤一道長約二十五里有餘遠者去河二十里近者去河亦數里容蓄有餘水勢漫緩此王大司馬展堤之遺意也雄霸

諸水舉不能東下而犯文安此上策也或曰河之決而入文安也多自保定之下苑口之上則今築月堤而護文安亦當自保定之下苑口之上起于保定旧城基下東北經孔家甫戴家庄至西營抵蘇橋不過十三里許此其工力較前堤減半而黑牛口白家道口諸水之自雄入文者尚不能救也此中策也

憲副井公濟博遙堤議由注窩西里許起自白家道口西北達保定縣上五哥庄築為遙堤以防廖家黑牛等口之衝上五哥庄經保定縣北東至路疇村南頭俱極高阜仍用舊防由路疇村南頭起經東北西營村達蘇

家橋亦築為遙堤以防路疇口頭杏葉等處之衝仍備北堤以縷水復設遙堤以預防北堤可守則守北堤北堤不可守則決蘇橋東頭之堤以洩水而共守遙堤水勢既寬必無潰決患矣

霸州道觀察王公鳳靈議余觀直沽之上有大淀有小淀有三角淀廣延六七十里深止四五尺若因而增益又為之堤停蓄衆水而委輸於海水固有所受也然後濬治舊川為長隄以束之高廣倍于前功使水有所行又多開支河聯絡相屬使水有所分見在窪淀不下數十處又各深而隄之使水有所積則雖有淫潦飛流大

君國和... 卷四
川瀉之支河析之諸淀瀦之高堤防之可以無橫溢滔天之患矣堤易壞必有隄夫歲繕河易淤必有淺夫時挑支河既分必多有橋梁以通濟則川得安流田得利溉人無病涉戎馬不得長驅地方大利也文安大城別為一區亦宜用此法多方疏浚然非朝廷定其議大臣董其役勢必格而難行功或苟而速就求河之治可得乎

掖令姜公揚武議夫水之行地猶血脉之周身欲疏通不欲底滯其性一也顧咽喉其可噎乎脉絡其可壅乎尾閭其可塞乎玉帶河抵苑家口水之咽喉也古益河

水之脉絡也三家淀與三角淀水之尾閭也今桑乾巨易滙西北洪流而注于八十步之渠噎乎不噎乎益河即衡漳潯沱之故道歲久湮淤闢為桑田秋水灌河餘波橫溢壅乎不壅乎三家淀塞則衡漳潯沱之水不得游行于滌塘石滄臺山勝芳與三角淀不聞于浮沙即溢于敗葦而滙易桑乾胡梁巨馬諸水不得奔流于滄海祇聞峻防未聞疏浚若此者塞乎不塞乎用王司馬展河之策而咽喉之病除用元人疏河許中丞濬河之策而脉絡尾閭之病除夫水之蓄堤者與水爭勢也以八十步之渠而闢為三里之渠河身廣濶波流漫衍不

惟霸文保大無衝決之患而雄縣新城安州新安高陽
任邱俱免壅塞之患矣往時滹沱潰而北桑乾潰而南
南北交瀕而南患更慘於北余昔經鹽河見故道空曠
漫漶水疏一加挑濬便成寬渠南河通流何由北注則
西南之水由真定河間而滙於滹沱河者亦可以殺其
奔騰之勢而文安免交瀕之苦矣靜海居民塞三家淀
者有禁凡滹水經由之故道悉浚之使深廣由蘓家橋
迤東烟波浩淼萬派朝宗近為沙草填淤而變為浙港
絕流者亦浚之使深廣下流一塞則上流必溢下流之
趨海者既順則上流之歸壑者愈疾如是則壅塞之弊

撤而九河之績奏矣夫展北河浚南河疏下流要皆相
地之脉順水之性貫惟仍舊費可永寧由是而咽喉而
脉絡而尾閭猶閉為閼格潰為癰疽無是理也又議云
憶余垂髫時同鄉徐公諱貞明奉命開三輔水利阻
于浮議曰北土不宜稻也唐戍陳生國紀與涿鹿覓越
人之習水利者疏畦引水創為稻田阻于衆口曰北土
不宜稻也余私詫曰今涿涿漁陽廣哉種稻民獲其利
矧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也賈公彥疏
幽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見宜稻故云三種黍稷稻也
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或曰涿涿之間山泉清淺正劉

靖紀勛碑所云疏之使溉決之使散者也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潰則水深五丈障之猶雲蕩決引之更益奔衝談水田於豐利非徒無益寔增之害也余聞之戰然曰若所云，真夏蟲之不可語冰者矣且漳水可以灌鄴旁注水可以富閩中何吾鄉之於河獨避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何承矩傳自順安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為稻田食貨志云凡雄鄭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灌吾鄉始為塘滌終為稻田防塞寔邊具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為溝渠引滇淤之水利一分為支河疏壅塞之

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漲利四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通賦易完利七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坵壟多起丁夫變置川原遷延歲月都邑易騰浮議愚民潛布流言未驅載穗之車已中鑠金之口必主之密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撓勿徼微利而鹵莽寬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曠典庶可次第舉矣

文安地形如釜當十五河之衝為泉流滙歸之區也其三營四淀皆不毛之地初無額課自正德時始議開墾而大有力者乞為庄田以進宮稅其有牧馬草場備邊

等項名色起科倍於常額斯民已不堪命兼以旱澇不常相率逃亡漸成荒蕪時屯牧佃戶生員任之龍等援霸州蒼兒淀減半折徵事例具呈先任鄭君痾瘵切身力請監司撫按兩臺俱報可 疏聞然未邀 俞旨屯臺盧公嗟痛不已循長孺矯詔發倉之例准鄭君減徵之請惟 慈寧宮莊田子粒歲如其額自 神宗顯皇帝升遐頒 詔首恤文安除 慈寧宮子粒錢糧不折外其餘效勇等三營火燒等四淀俱准一體減半折徵

保定縣志

王應禧曰霸屬三縣折畝原無異同惟是保定澤鄉堤外窪地大半每遇泛漲泉流蓄聚經年不洩糧存難辦以故丁逃而累及於戶，逃而累及于甲人不得不盡甲而逃地不得不還官而荒夫亡業榛蕪額賦難減錢糧盡歸堤南五百頃內緣是小畝一畝五兮折大畝一畝而折畝遂與文大之三畝折一者異矣無論地之肥磽什伯然均一額賦也輕重奚啻懸絕哉

薊州志

薊當京遠之會驛通車馬之關貢夷相續假款挾市洵
北邊要害也數載東寇戒嚴旦暮征調肩蹄如織館穀
若流供億之費歲計二萬有奇牛馬車商偶一僉派而
中上之產蕩矣今議照地僉後若樂稍均尚嗷々稱厲
按今之所謂車馬商即前之所謂馬牛頭兵憲徐公
規則簿載每年馬牛頭各三十二名每馬頭一名編
民地四十頃牛頭一名編地二十頃擇其地多殷寔
人戶為頭其餘地少者幫貼三年一次審編或派在
第一年其第二年第三年休息之或在第二年其第

三年亦然照地貪頭甘苦與同此丁有丁差地有地
差不相妨也嗣天啓二年東寇犯順援兵調發馳遞
擾甚有謂三年分派一年負累難當時遇兵憲邵公
目擊民艱每年每地民一畝編派貼銀隨供億煩簡
年分量派徵收在公招商應當牛馬頭後百姓不知
差此皆立法之善斟酌行之存乎其人

邊防

薊州東北至馬蘭峪營六十里北至黃崖營四十里西
北至將軍石營七十里皆轄於馬蘭峪叅將黃將二營
各提調官一員及統千把關寨等以備禦之

提調寬佃峪等關下

鮎魚石關水口數十丈前後俱寬五里至平山頂

寨十里至馬蘭峪關水口一里外山四里至獨松

峪寨十里至峰臺嶺寨八里至龍洞峪關水口三

山險窄止八里至寬佃峪關水口數十丈後山八

里至餓老婆頂寨二十五里至恥瞎峪十里至古

強峪寨山口丈許後山五里至蚕椽谷寨三十里

至青山嶺寨水口五丈後山六里至太平安寨十

里至小平安寨山口二十丈十里至黃崖口關水

數十丈前後俱寬五馬可四十里至彰作里關

提調將軍石等関下

彰作里関

山後數丈前窄後寬通車馬

二十里至將軍石関

水口數十

丈前後俱寬十馬可並

三十里至黑水弯寨十里至黃松峪

関二十五里至峨嵋山寨二十里至魚子山寨二

十里至熊兒峪関四十里至南水峪関十里至北

水峪関

山口數丈後山窄狹通車馬

三十里至灰峪口寨三十

五里至黃門子関

貢夷

朵顏等衛夷人進貢一年徃回六次自東來者由州送至三河驛自西回者車送至遵化驛鞭把羊酒犒賞等

費共用銀七千六百四十三兩一錢二分至於任載車

輜乘坐馬足猶在牛馬頭後進貢雖曰來王而驛騷甚

屬不賞又且擄掠居民婦女大為民害貢夷亦何利于

中國哉

玉田縣志開發貢夷議 為酌處貢夷開發銀兩以均

勞逸以蘇賠累事竊照 國家約束諸夷通之款通固

云開柔遠之門寔以寓羈縻之術第其來也果戢心以

奉疆索亦何惜贈勞之加即不然厚其賞以饜其心不

至生鴟張之勢則又何事操不必然之畫哉惟金錢費

而無名民脂竭而愈困當事者僅支持旦夕而時切起

募之虞奉公者即亟於賠補而未有息肩之日則又不
得不為之慮矣查開建西夷設衛入貢則自永樂元
年始中間叛服不常然時、利我賞隨叛隨貢大率貢
期定以三年貢夷定以一千五百人至之日每夷一名
給馬一匹以備騎坐每夷十名給車一輛以載行李一
應犒賞惟照原單給發間其中或有需索亦不過數兩
之銀無重費也自萬曆三十年後建首頗稱跋扈西年
不貢一時疑其有異圖今西序班往詔之而二三棍徒
教之為應付減少之說蒙兵禮二部議定每車一輛貼
銀十兩以給之 廟堂以此為柔遠之惠而更不計夫

銀之所自出驛遞以此為剜肉之苦而不能辭夫役之
使不來狡夷以此收捆載之利而不能禁夫暴之使不
作故貢夷一過雖犬林木盡皆成空驛遞頭後一聞僉
派父母妻子相對泣訴甚有撒邱廬以逃者是驛遞雖
不為貢夷設而使之畏貢夷以避驛遞又豈長計也見
今三十九年正入貢之期矣查三十六年馬頭之費原
廩給三千分該銀三百兩外每馬百匹折乾七十匹每
匹折鞭布一錢寔騎馬二十匹貼息馬銀五錢而每匹
提鈴背本猪首之費不與焉計往返馬三千匹該銀六
百六十六兩而提鈴背本猪首之費又不下數百兩約

費銀一千餘兩矣牛頭之費除 欽賜龍虎車輛每輛折銀二十兩十八九兩十五六兩不等該銀五百四十八兩二錢外每車一輛正賠銀十兩加貼銀五六兩而鞋襪上車下車賃房米菜柴舖之費不與焉計每車一輛約費銀十五六兩往返車三百輛共費銀四千五六百兩矣蕞爾玉田才遺幾何五千金錢從何補辦欲假之官帑則懸價而貯積原空欲取之民間則脂竭而皮毛皆盡俟調停而後開發安所得神運鬼輸之財稍減裁而養疲瘡且先冒啓釁開邊之罪卑縣斟酌事勢博採人情思一通融之使賦不加而事集則無如調停幫

價銀之一術矣何者卑縣民地五千二百一十六頃每畝除正供徵銀一分有零外復派有幫價銀八厘協助驛遞共銀四千一百七十餘兩每年皆牛馬頭役自相充取并不假之官徵其取數亦多米麥豆穀之類不盡給之銀兩至於開發夷人站協不足亦皆各役那湊並不俟之官帑此雖聽民之便事誠不擾但惟充領自頭役則償之不以時得之不以寔政所謂名存寔亡者又均是頭役無事之年有幫價之利無開發之苦當貢之年有開發之苦而無幫價之利是駟遞中且自相胡越矣况財入百姓之手其費用也甚易後當賠累之秋其

君國和...
措辦也甚難故有開發不得而逃者在、有之卑縣所
謂通融者正通融三年之中所謂不加賦者正調停于
幫價之內查照卑縣頭役三年一編海夷諸夷三年一
至除三十九年幫價銀今見出示徵收預備外其自四
十年為始摠計三年幫價銀該一萬二千五百一十餘
兩貢夷開發除協站外約費銀五千兩于每年幫價銀
中扣徵一千六百六十六兩六錢七分貯庫其餘銀二
千五百餘兩仍舊聽民幫兌積之三年當有銀五千兩
貢夷一到即以此銀開發之論賦則民間應納之錢而
非出重徵論銀則三年積貯之有而非屬驟辦論事則

公平久遠之舉而不為難行論情則有餘不足之濟而
不為偏槁卑縣所云均勞逸蘓賠累者此也至于彈壓
之使不驚驚限制之使不多入則又非卑縣所敢與也
伏候詳示施行

遵化縣志

明遵化縣屬薊州
本朝康熙十五年升

以永平府之五
田豐潤來屬

營制

邑舊無營自嘉靖己未之變始募兵為右營後四年而
置左營踰九年而置輜重營三營鼎峙而撫臺復親提
虎士居重焉

撫院中軍或叅遊或副提兵間有府銜者初以衛官攝
之事權綦重攸閑不細類求老將咨部題陞增級焉
標下左營在邑治西南嘉靖四十二年設統領撫院標
兵專候應援見額遊擊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五

標下右營在邑治東南嘉靖三十八年設統領撫院標
兵專俟應援并脩工遊擊一中軍一千把二把摠八
標下輜重營在邑城西門外萬曆元年設統領撫院輜
重兵馬轉運兵餉並應援見額遊擊一中軍一千把一
把摠三
鎮守中軍坐營一員即三屯中營永樂年設見額千把
把摠六員

中路協守副摠兵官兼管三屯左營隆慶三年設原係
右營萬曆四年立協守統領改為左營駐劄三屯萬曆
二十六年題革前車營遊擊歸併民兵于左營隨移協

守駐劄漢兒庄轄中軍坐營一千把摠十三

三屯右營設自嘉靖四十二年原係左營萬曆四年左

右互易為右營遊擊一中軍一千把摠有九

涿陽營設自萬曆九年遊擊一中軍一坐營一千把摠

七

中路南兵營設于隆慶三年遊擊一中軍一千把摠等

官四十有八將領中軍駐札三屯兵士分守四路臺空

按南兵營故設南將統之乃軍士分防四路將獨居中

指臂不屬鞭腹不及贅疣駢指翻為士累且南兵亡失

募補多北人其長子孫者久于北猶北地人也兵且不

盡南矣萬曆戊子撫臺劉公曰梧言于上竟罷不設
太平路永樂二年設屢經改移今仍舊叅將一轄擦崖
子守備一榆木嶺提調一中軍一坐營一千把總六
本路夷人二十八枝共部落五千四十有奇俱各忠順
帖服

喜峰路永樂初係提調把總嘉靖二十二年因撫賞總
關改為守備萬曆題加叅將駐劄轄董家口提調一李
家谷守備一中軍一坐營一千把總凡三本路夷人
一百一十枝共部落二萬五千六十有奇咸忠順帖服
惟駱駝一枝恃其梟雄沿邊騷犯停貢草賞罔有悛心

憑逞以挾增益撫臺劉公不許遣路將孫顯祖等擊之
野得首功二十餘級已又三擒其奸細即中等已又行
間使其部下殺之駱駝預命邊境稍寧今其子卜得猶
困不忘闕也

柘柵路舊隸馬蘭峪至隆慶二年添設遊擊一轄潘家
口羅文谷守備二洪山口提調一中軍一千把總各一
本路夷人二十八枝共部落六千三百三十餘名俱
已帖服

馬蘭路永樂年設屢經改移至正統己巳年添設叅將
一負轄大安口寬佃二守備黃崖營將軍石二提調中

軍千把總凡十 本路夷人四十六枝共部落四千五百四十九名口暫稱馴帖

關隘

太平路 東自白羊谷關起至榆木嶺止邊垣延袤六十八里有奇 關營寨堡一十有一樓臺二百一十有九

極衝者五

白羊谷關

擦崖子關

城子嶺關

大嶺寨

榆木嶺關

次衝緩者六

新開關

五重安關

爛柴溝關

五重安營

太平寨營

青山營

喜峰路 東自青山駐操營寺兒谷起西至團亭寨涼

河中西止邊垣延袤六十三里有奇 関營寨堡有八

樓臺七十有九

極衝者五

青山口関

董家口関

鉄門関

李家谷関

喜峰口関

次衝者三

青山駐操營

遊郷口関

團亭寨

松柵路 東自潘家口起至羅文谷関止邊垣延袤一

百三十九里 関營寨堡一十有五 臺一百八十有

奇

極衝者九

潘家口関

西常谷関

三臺山関

龍井関

洪口山關

馬蹄谷關

千家谷關

羅文谷關

沙坡谷關

次衝緩者五

掾八谷寨

白枣谷寨

西安谷寨

捨身臺寨

羅文谷營

馬蘭路 東自冷嘴頭關起西至蛾眉山營止邊垣延

袤一百六十八里有奇 關營寨堡二十有三 樓臺

一百八十有五

極衝者九

冷嘴頭關

大安口關

鮎魚石關

馬蘭谷關

寬佃谷關

黃崖口關

彰作里關

黃松谷關

將軍石關

次衝緩者十四

龍洞谷

平山寨

馬蘭谷營

大安口營

鮎魚石營

古強谷

青山嶺寨

太平安寨

黃崖下營

黃崖上營

將軍石營

黑水灣寨

我眉山寨

我眉山寨

峰墩

邊城通人馬衝處建空心敵臺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濶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百步一臺緩處一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為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每臺百摠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五臺一把摠十臺一千摠悉以南兵充之

凡無空心臺處即以原臺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以臺當臺大約相距一二里柳鼓相聞為一墩每臺設軍五名備號帶火炮什物有差近臺者聽守臺百摠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摠調度烽號賞罰立為哨守條

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摠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官一員用南方人以其性便捷而肯用心也凡遇賊馬所向該臺舉烽左右分傳即邊牆延袤曲折不過瞬息可遍禦備既速馳援不後

各路哨探說

薊鎮最喫緊惟是哨探往年哨探不的屢至闖關蓋邊外有西敵有東敵而三衛屬夷繁衍謀慮其間住牧有遠近夷性有向背部落有勁弱有多寡欲知彼中消息設有暗哨有明哨暗哨則出口按撥常川瞭望者也明哨則資裏入本路常洽敵營久住探聽者也此不論時

日遠近但聞大敵結聚或屬夷暗搶要挾綽有的犯隨
即星夜回閩路將預料敵情是真是假又查酋長住某
由其可犯某須熟知其路徑再度其向犯果係真信一
面通報撫鎮調兵馳援一面傳樓臺烽堠晝夜加防其
所調應援兵不必擺牆或出口埋伏或口裡荷戈以待
敵一猝至我火器火箭矢石交下以逸待勞豈不坐有
長筭乎所慮明哨之信不的路將料敵或舛我不得那
緩就急合兵待寇耳暗哨須計日以換酌其山川逶迤
或三四里或五六里每撥兩人各執快鎗一桿在樹
木叢密高處如瞭見敵首南向十人以内則放鎗一桿

二三十人以上則放鎗二桿以次傳至閩下我亦如前
堵截敵或聞砲偵我有備必不敢深入自取敗亡所慮
尖夜不肯出口赴撥而私行樵採斧聲振山谷徃被
敵搜獲我無耳目賊至閩搶掠而高枕卧者有之所以
屢入屢創也

平谷縣志

邊防

將軍石營提調統本營

峨眉山營

黃松谷關

將軍石關

彰作裡關

黑水灣寨

峨眉山寨

以上關寨俱屬薊州兵備道及馬蘭峪叅將所轄

鎮虜營提調 統本營

熊兒峪營

南水峪關

北水峪關

熊兒峪寨

灰峪口寨

漁子山寨

以上關寨俱屬密雲兵備道及墻子嶺叅將所轄

順德府知府徐翁衍祚勸種桑栽樹

種桑之法四月間桑椹子熟時揀摘黑紫色透熟的用水淘淨取出淨子隨宅園墻下或井旁或空隙處所密密種上或又於園井打成菜畦如種菜之法家戶隨力栽種長出桑秧任意移栽不曉澆灌務期成效一歲要千萬株即可得也

一墜桑之法初時在桑樹根上將發出嫩條聽其長成不要動至二月間將條墜倒自根至梢每尺用短繩橫細俱令着地至三四月條上所發之芽不要摘壞至五月夏至前後其芽自然長成小秧再將大條用土培壅

止露小秧向上發長頻用糞水澆灌一兩月間其土內大條必生出白根待來年正月却照小秧之處或五六株或十餘株照株裁斷移分別地照依後法表植

一栽桑之法正月內擇高阜之地每株周圍相離八九尺鋤開一坑小者深二三寸大者三四寸坑底要平將桑秧根鬚各分曲直豎在坑內用糞壅培牢固即將餘梢剪裁與土相平每月用糞水澆灌二三次清明前後自然發芽再用糞水澆一二次一月可長一尺每株根上只可二芽或一芽隨日而長至五六月間將新發枝上葉內小芽盡行摘去亦不要留旁枝止培原養本枝

長直上直下仍照前月澆灌一年即可長成六七尺或四五尺臘月間復將上梢剪去只留三四寸到次年每月只澆灌一次春分後當日暖之時其根上復生出桑芽不物多少摘去止留一二芽要防護牲畜踏踐至五六月內看桑內有小斜枝亦要摘去不可容留以奪本根脂力長至六七尺又怕風搖致傷根本可用細繩拴縛各桑根上互相牽絆候至次年任從摘葉飼蚕其栽桑地內不宜栽種各色花草恐奪地脉只宜種葱韭瓜菜之類取其頻澆頻灌桑葉愈得茂盛遇有艸莽即當芟除

王可信邢臺縣百泉閘記

邢治隸順為附郭邑控地甫百里西入太行居之七八野多峣峩岡阜土雜山石不純不可佃種獨東南一隅泉湧百穴因名曰百泉旁地平坦廣衍可為耕種區顧東行不數里民暨田盡轄屬他邑隸邢者止十之二三而已且勢逼山瘠西高東下若建筑然每夏秋雨集山潦橫至則衝突邢阜之土淤積東南諸邑田一於輒沃飲二三歲愈於附糞而邢之田乃或灑為海壑甚至盡滌厥稿壤止遺沙石不復成田者有之旱則諸邑之民引泉水溉田坐收滋利而邢地近泉者反壠高水下非

火排激之不能入田以故山川形勝雖萃於邢而利卒歸之他邑民之籍邢者率苦窳寡蓄歲輕流易窳而他邑接壤之民視邢為頗饒

朱誥曰邢迤西諸山大都岢岢無所產獨百泉水有無窮之利特以水勢下注直趨南任西邑邢民獲利寡少余於華家庄創永澤閘而珍珠堤東又創流珠堤更頒水車之制於民而並建水磨于豫讓橋等處業已就緒足為永利又觀東南增益永盛二源皆足灌溉業已相度授工或亦可垂之永利但地利無窮人情易怠非在上者以時料理而振勵之安保其久而不廢耶予識陋

特自所見者為民圖之如此若推而廣之使人事益脩地利益盡則在後之君子云

正德二年十月濬滏陽河，旧在順德府任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兩岸皆徵糧地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地方沿河各築堤以備泛溢成化間舊河淤塞于村之西南衝決為新河合沙沼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堤備之弘治初漳水徙入御河民棄堤不復脩理近年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皆滄沒任縣民高賜等以為言下巡撫官勘處至是具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委請從此先浚乃并浚舊河新河令兩處分流以殺其勢堤岸亦漸加脩理庶民患可除工部覆奏從之

廣平府志

地有大地小地之分者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自有地
 以來未之有改也由 國初地有開墾永不起科者有
 因滲下鹵薄磽瘠而無糧者今皆一槩量出作數是以
 原額地少而丈量地反多當事者又恐畝數增多取駭
 于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原額之數此
 後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征派則用小地
 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小地一畝八分以上折一
 畝者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三畝以上折一畝者有
 七畝以上折一畝者有八畝以上折一畝者折畝之少

者其地猶中，而折畝之多者其地多低薄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按一縣之原額以推一縣之原糧而賦後由之出故各縣地之折筭雖有多寡而賦之分派則無移易宜無不均也

屯田有邊屯，於各邊空曠之地且耕且戰者也有營屯，於各衛就近之所且耕且守者也今廣平之屯乃於畿輔之地而立山西諸衛之屯謂之下屯軍則戍于衛而留其餘丁於屯此祖宗之深意遠慮相維相制之法也

廣平牧馬之地自宋已設宋初養馬務洺州置一太宗

興國二年改為牧龍坊景德而後改坊為監在外十四監之內有廣平監多擇種馬牝牡為群神宗留意馬政或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而郡牧司言廣平監餘田無幾宜仍旧及熙寧元豐坊監遂廢元祐初左司王巖叟上疏謂廣平監棚基州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此前代廣平之馬政養之于官者也紹聖初韓筠等建議于邢州請以牧田募民授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於是始行給地牧馬之政此前代廣平之馬政養之於民者也我朝養馬之政洪武自革群監官命有司孳牧是用宋

紹聖以來之法江北五戶共養一匹凡牝牡馬五匹為一羣立群頭一人五羣立群長一人每一年約一駒永樂宣德則論丁養馬成化元年例則三年課一駒弘治年奏定廣平等府免糧養馬每地五十畝領兒馬一匹百畝領騾馬一匹正德元年御史王濟奏大名廣平等府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寔有孳生之名而無孳生之用合行但視種馬之臆壯不追馬駒之有無嗣是之後備用大馬止照種馬之額派行買解此正德以前廣平馬政也及嘉靖初本府度地均糧之後凡養馬之田皆收糧地之內納糧之地皆輸養馬之銀故馬無專

田必地數頃而共養一馬駒無全育必輸四年而馬課一駒上之政未嘗不寬而下之力每不能办者何也雜役之煩而襍費之多也

廣平縣志

漳水議

按漳河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東至林縣合流于彰德磁州之間至臨漳而成大河出廣平大名達于臨清冬春則涸夏秋則漲其涸也枵腹嗷々其漲也泛溢千里今年東明年西一淤成地一衝成河固地勢沃衍平坦使然由水勢波濤洶湧致之也漢唐以前其治易以黃河故道繞大名出河間達于海則黃河深廣而漳水易洩所以消息而不為害宋元以後其治難以黃河繞徐州出淮

安入于海則黃河淤淺而漳水難洩所以散漫而不可制其在今日尤甚宋元漳河南決從大名出臨漳繞魏縣過府城之南由艾家口入于衛河其流久其河深此其故道也近則向南之河忽湧成淤比決自臨漳過魏縣從元城以達於館陶此新河之一派也又自花佛堂南決一口泛溢而為四流魏與元城均在四流之中而廣平西南若柳林屯尻兒庄南温油房等村泛則為洪洩淤則為沙礫廬舍墳墓其遭水害者不可悉數今之議者徒曰如何堤如何塞此不過補苴罅隙奉漏卮沃焦釜之計也不知治漳與治河異黃河可資漕運引注

徐呂二洪水性湍急宜防而不宜洩漳河可資灌溉泛溢三省五縣水勢平緩宜洩而不宜防謀國者果為經久不易之策必當久任責成相地勢畫經界五邱甸深洶洶時蓄洩水一泛溢則散于五縣海渠而不為城郭宮室之害水一乾涸取于萬井蓄積而可收千倉萬箱之利則沙礫變為沃土洪流登于衽席其視今年堤明年決塞於南壑於北傾有限之帑藏填無窮之巨津驅必不得已之民固必不可成之功此兩策者相去遠矣釋此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此余之所未解也

萬曆二十八年 月漳河決工科王德完陳漳流北徙
二變二患三策言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
衛為一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廝二流於臨漳之南北
俱至成安縣東昌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
入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為再變其害大滏水
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浪病溢而患在
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捲掃沙泥病涸
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為上策
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為中策築呂彪河口
岸隄障水運道固不資利地方亦不罹害為下策中襟

引漢事為証而未復力薦原任知縣劉宇郎中樊兆程
章下所司覆議三策總治漳之建畫與利害之更端容
咨河漕部院逐一從長計議務使國計民生一舉有賴
報可

清河志

衛河者即所謂屯氏河永濟渠也始隋煬帝四年發河
北軍百萬役及婦人開永濟渠導自衛輝蘇門山百門
泉東北引淇滏漳洹諸水為大河賜名御河流八百里
為元城又百五十里當清河之南臨清會通彈丸
小邑環視皆水衛河勢湍悍每秋霖泛溢灌以漳沁安
陽高村諸河之水洪濤奔馳隄防稍不支即衝決漫衍
漂室廬沒禾稼城池府庫岌岌乎殆哉而尖塚白廟弔
馬橋諸口尤其竅要語曰開了口滄無走者此也無論
口決脫有恒雨決旬則臨觀諸道之水數十里滙聚洪

河蓮花池田家窪諸所傳蓄如盆盎田廬盡坐魚鱉中
語曰倒坡水滄無底者此也口自館陶歷夏津要害凡
二十六轄清河者歲役夫八十為防水至則益鄉夫數
千晝夕戒嚴僅免一決乃共塚白廟弔馬橋屬在他
境彼民肥瘠不閱莫肯為防于是有開渠之議弘治中
縣三老宗安等詣 闕上書謂水歲侵清河治而地魚
而民壯者携老扶幼沾濡手足終歲望洋租庸無所出
不足以報縣官今四海統一德澤汪濊方以愛養元
為首務奈何置數千膏腴之田民十餘萬指于水而頃
而不為之所積久不散潰且為漕河害匪細故也幸

聖明哀矜與大司空計事者 天子以為然乃 詔部
使者為清河開渠導自洪河蓮花池延四十餘里下達
古黃河廣二丈深等之名曰疏水渠以洩河決及倒坡
諸窪之水功施于百世其後歲久渠淤漫流為災又復
如前民坐苦河伯以聽其漸下武城而于武城河西置
減水牐一以洩之亦猶有行水之道也嘉靖三十七年
武城令私其民乃召徒役於御河西接一字河築橫隄
四十餘里逆絕上流四十一年水患作逼浸清河民洶
洶莫知死所武城人且聚隄抵掌以明得意由是二省
交惡謀動干戈殺我民李秉訟之臺府屬吏勘當又擊

殺我隸人胡守仁具獄上廷尉 朝廷下明詔令兩省
使者平其事武城人強不服猶豫未肯撤隄隆慶三年
河決尖塚平地水深丈餘死于水者王景木等十餘人
城不下者數版民多避居九塚得免武城人日操兵丹
守堤如藏府屬水勢壅迫一夕決堤直下如建筑而武
城人反自貽伊戚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止啼而
塞其口豈不遽止然死可立待也故善為川者導之而
已矣曲防為戒五伯猶能言之今天下一家壤土相接
而欲以隣境為壑其謂何然此犹爭於末流也防不弛
則河不決渠不淤則決不為灾于是有濬渠之議願抱

火厝薪苟安旦夕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而長吏者又率
傳視官舍誰肯焦毛髮以身當利害 今上萬曆六年
春水猶注地中民田千頃種不得播萬姓嗷、于是三
老田官何希儒等博士諸生武綸何九舉魏諤等白狀
今令請復浚渠令方若民水欲言方略會父老諸生言
良合乃著為四論繪圖窮源流條便宜數事上請於郡
太守雁門薛公鑰憲副膠州姜公繼曾御史河南許公
乾御史大夫渭南孟公重咸報可復下郡通守蒲州南
公椿來縣召令計利害相度故道募山東水工高乘孫
虎與境內老宿人觀地形準高下樹幟分部乃昇城隍

神于工所為文酌酒以誓曰其有不若于今者有如此
河是役也計地徵夫庶民子來凡動眾三千餘人以義
官田宦等六十三人董其工沈尉源溥專部其事令則
昕夕行役所為察勤惰而勸戒之逾月報成延袤深廣
一拓旧制乃撤洪河蓮花池積水行渠中沛然若决江
河注古黃河而下然後民得平土而居之部使者下郡
理孟津王公价覆驗與所報合乃移檄獎禮令尉賞賚
諸役有差又督夫千餘脩漕堤凡四十里以故數年雨
水得不為灾而河亦不決且有渠無患又不爭於武
城人嗚呼清河自昔當水衝今且闕運道故為運道計

莫若治隄為河决計莫若治渠充異間地多流沙豈惟
渠易淤塞百世而下將徙决不獨衛河余故為論次古
今顛末俾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先是水注古黃河古黃
河者即馬頰也自馬頰塞兩岸居民盡田河壩歲久若
為固有而寔無額稅不得與城邑較利害奸民不省所
以一旦見水至遂浮言惑眾將起訟令與南宮令邢公
侗雅以論政相引重教言為民大計非私一人邢避之
屬民自對簿不能辭訟遂止 向子曰昔太史公悲瓠
子作河渠書令治河之策論者具備余為一郡邑言利
害耳徃武城以千金築堤成清河乃出數百金與之

訟然水至清河害堤破武城害盍若以其費併力治渠
豈不為兩利之哉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之五

北直

小灘鎮

舊府

大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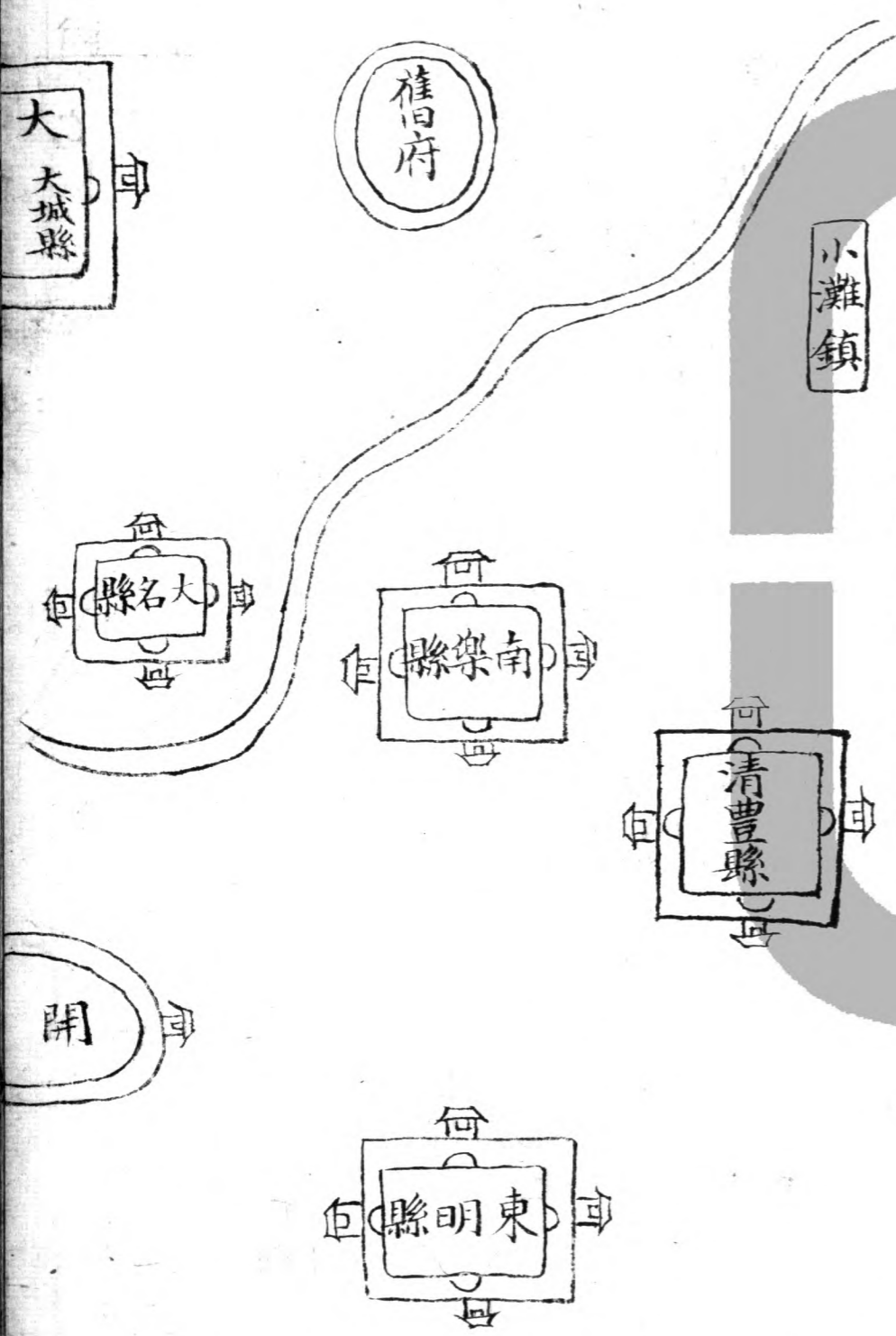
大名縣

南樂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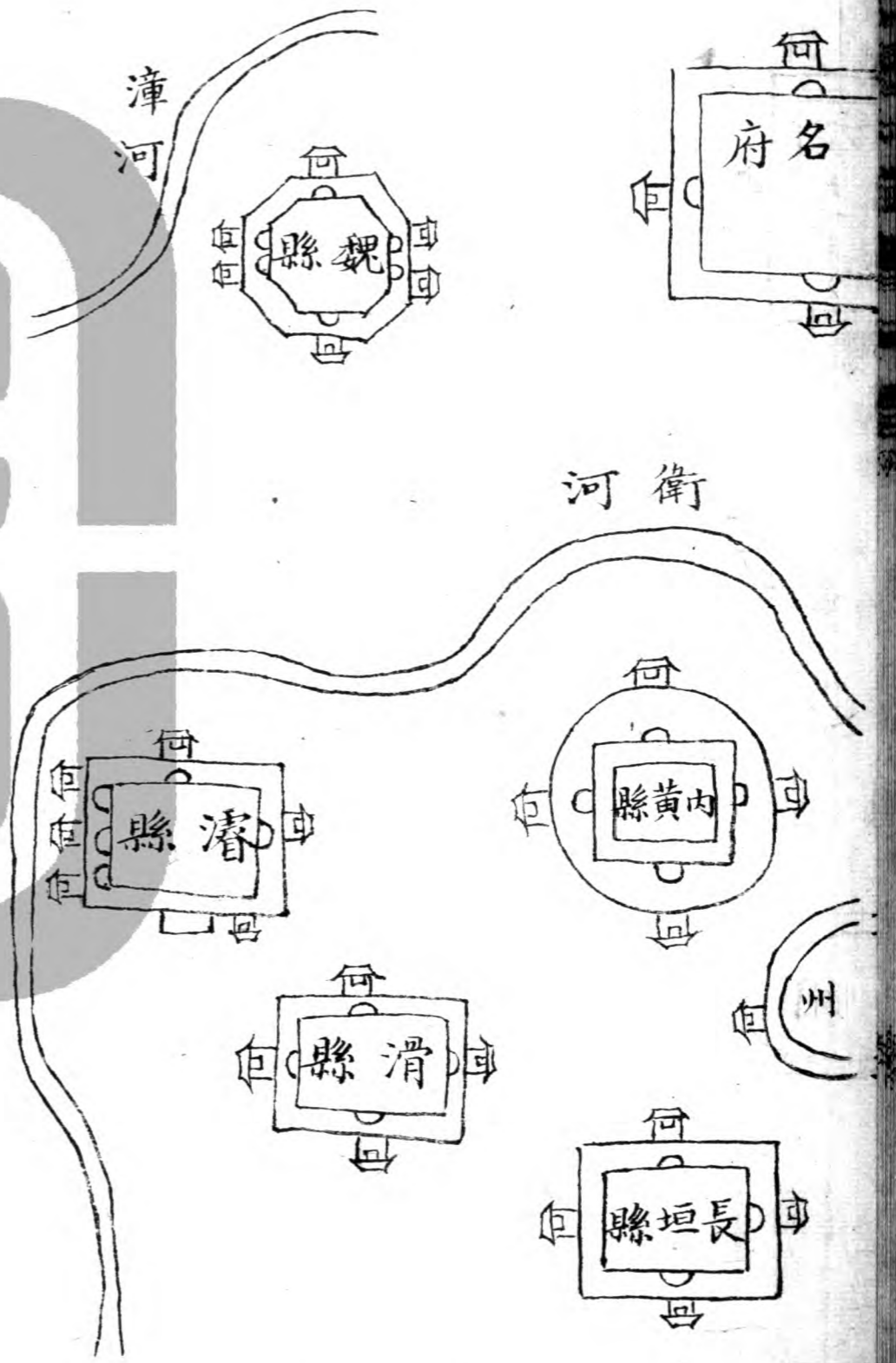
清豐縣

東明縣

開



大名府
 按元輿地圖河北山東西盡中書所轄也 國家割鄴
 汲以西隸河南割濟博以東隸山東而大名府郡衛距
 百四十里縱特三倍之北繚館陶南深入蘭陽儀封之
 間而獨領于畿內者何哉要之在易制耳河朔之地西
 接太行北距蜚狐東窺齊魯南阻河為險自古称重鎮
 蓋其形勝隱然四境之外固不區、在疆域間也唐不
 能分其地而并為河北路故藩鎮擅其強而唐以斃宋
 不能分其地而并為京東西路故契丹擅其疆而宋以
 削豈盡將不强士卒不衆哉由形制之失其利也 國



家引大名獨斷而為三不設兵衛而沃壤千里輔車都
甸意深遠矣

所屬州邑滑為最大開次之長垣魏縣地不逮滑也而
物產稱饒焉元城豐濟三邑等耳南樂又次之東明又
次之內黃與開州接壤並稱饒瘠且多硝河下墊故多
沙鹵苦淹者以十年之通居六七也是以令於斯者恒
蹙額以從事又大名縣自古稱元城之貴鄉或置或省
當洪武以前府治東去縣三十里似不可已今既徙而
西凡大名縣所稱膏腴地皆割而為府治城內外及四
閩皆是也以故地益豐民益貧令雖賢莫可展布以今

視之誠可省而入于元城也

府故城在城迤東八里唐魏博節度樂彥禎所築也周
八十里號為河北雄鎮宋慶曆間復建為北京百官有
司畧如東西京故事詔輸內府緡錢十萬築行宮洪武
三十四年水圯為患都指揮吳成始徙築今城周特故
城九之一高三丈有奇南距衛北負漳為險嘉靖以來

漳併流入衛頗或蓄城矣

按漳衛二河遷徙不一大約

水西注魏縣北歷西店東至館陶合衛水正德初徙府

南崗家渡入衛又十年自雙井入衛皆由艾家口東北

經小灘館陶入臨清堤堰完固環抱郡城雖時小決亦

易補塞自嘉靖三十六年復決于回龍之下遂舍艾家

口經大名縣南分流汗漫至空道村始入旧河身每夏

秋水漲輒汎溢四出為害甚滋距潘誌欲求故道引使

北直

三

北流以殺其勢然常病其靡費頗多似唯卒復今大名
果西漸有支流去艾家口僅三里許可開新河以入循
艾家口旧道用力不費而績用可成實通河設險之策
也 漳河之西徙也士為風氣慮民為貿易慮雅稱不
便業先告浚者屢二十九年知府奎時相菘任復遮道
陳利病乃循輿見詳當道檄該管大名知縣鄭得書將
衛河自白水村至艾家口開渠十一里達漳河故道復
自艾家口導支流入府城濠壬辰年功甫就初擬築堤
于衛河之東全引衛水于漳大通舟楫遠是年秋淫雨
泛溢勢甚洶湧然賴二派分流大名果幸不為治復僅
三分于漳仍流七分于衛俾兩利而俱存之乃沙堤復
有衝閉河身仍涸近于城西南漳河村置閘又議于忠
孝祠前築堤洩之

按隋唐時黃河在澶滑之間隋置黎陽倉漕粟入汴梁
節度羅紹威亦歲輸穀百萬以供京師而宋人因之此
大名歲漕之畧 國家以來黃河南徙蘭陽儀封之間

而餉道絕故河南輓漕每歲遣部使者一員駐鎮招商
估價轉糴輸兌凡數十萬石於是山東之粟東至磁鄴
之粟西至浚黃之粟南至亦一都會也鎮有浮艘二所

曰廣濟橋大學士徐溥記有戶部分司布政分司規制略備
魏 北牟鎮界成安臨漳之間民僦而庖者千餘家知

縣馮惟訥如檄堡北牟明年復堡復井而知縣董威繼
之置義倉及斥埃戎器之數畧備双井阻漳衛合流之

衝亦他日列屯地也邑人王永壽記嘉靖甲寅知縣陸
東復保沙口當郡縣之中居民數百家其地東倚郡城
西入魏由邯鄲之道走邢襄踰恒山上谷以達于京師

自井陘而下守魏則郡之全境安非涉沙口郡城未可窺也邑人申旋記

濬 濬故稱黎陽隋唐時城大伾山北麓而一統志云廢黎陽縣在今縣西二里蓋黎陽漢以來嘗置兵監聚六郡校士戍屯於此入隋唐咸列重鎮焉按故址衛水以西也水經鄴道元注曰黎山之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今黎山不可考宋天聖間濬州治沒為湖始徙浮邱山巔洪武初復徙山之北陂弘治十年知縣劉台城之周七百三十丈有奇是時城西連浮邱登高內瞰指顧畢盡不可守成嘉靖二十九年知縣陸光祖乃截

西南隅棄之城外據山岡險絕處改築焉于是城小且堅可恃為永利云

開州 開故城按五代晉與梁人戰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西城號夾寨宋獨守河北城而熙寧十年河決為患始徙築今城前方列而後拱形如卧虎周二十四里

東明 杜勝集在縣南六十里邇年以來黃河數出沒經流其間置通判一員督夫繕塞即宋監河堤使也

山川

大名諸州縣境內曼衍相屬無他山獨濬阻淇衛之間

予嘗登大伾竄高處望之蓋襟太行之左麓也故其下
多山淇水自縣西北入界南流至枋頭仰合衛水折而
蜿蜒西北滎縣之石北接漳流以出諸山亦循二水而
出縣之竄西北八十里而峙者曰黑山周十五里漢獻
帝時黑山賊十餘萬衆掠魏郡即其始跡地也山多削
壁怪石迴溪曲澗盤鬱其中黑山西南曰陳家山左揖
而南五十里曰童山隋宇文化及嘗及李密戰其下山
無艸木故曰童山山之麓連綿亘引四十里北屬善化
山其行若遊龍而所當瘠處若龍瘠也故曰龍脊岡
之西有山相輔而行西屬太行曰達西岡善化去縣西

北二十五里山出雲多樓觀亭臺或舟車旗鼓人馬之
狀幻態百出故曰善化分而為三故一曰三山俗傳紂
殺比干於此故又曰枉人山多花斑石可為屏几柱
礎故曰善化者即其氣也近因採石衆多變狀頗少矣
山下檻泉七十有二而龍脊之左有山曰白祀白祀童
山之下並有陂按鄴道元水經注云五穴口一水逕五
軍東分為蓼濤東入白祀陂又南分入同山陂溉田七
十餘頃同山即童山也童山西麓又別有波羅河南流
至龍口峽伏流地中潦溢則合於長豐泊地理志曰天
下水名泊者二一曰梁山泊一曰長豐泊長豐泊即二

破所會今為牧馬逐水草處聞諸父老曰東行尚有廢
閘址今其地多沮洳地頗不耕稍依廣平滏河故事沿
岡穿渠東屬屯子口入衛則其田固多可稻也山東行
伏衛河之底而突起繚於衛之東岸者曰浮邱今縣西
枕衛跨浮邱之脊而城浮邱之東二里曰大伾禹貢導
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是也周五里有奇上多浮屠宮
峴巖洪洞之跡焉大伾之東曰鳳凰東北曰紫金二山
者大伾之餘氣也其扼淇衛交流之口無復旁引蓋大
行左俛趾處矣故世多帝王都邑及賢豪奮跡往不
可勝數焉又按傳記別有黎陽山今失其處若他州縣

志以山書者尤為衆多滑曰鮒鰓山一名高陽山

九嶺墳其陰曰蛇衛之曰白馬山寰宇記在縣東北三里

有馬群行山上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故津與果曰

狗脊山其地出狗脊草故名曰天臺山宋天禧三年河

城西有高堤濶百開曰金沙山在州城東門內迤北

出弟彭年代領金人攻降之棟歸殫其守卒嬰城固守

以金曰洪洋山道即真人嘗遊于此後遂葬焉曰雞鳴山

曰衛陽山居一統志在東南二十里曰雞鳴山在北

明曰白雲山或曰漢張良托辟穀隱東昏之曰龍光山

在縣東南清豐曰秋山在頓邱廢縣西北

北直

故道南樂曰方山在渠北七里方山故時相傳有東西
矣名仍大名曰愜山渠北十五里或曰漢成帝時河決今村
呼之今日城之西有愜元城曰沙麓山渠北四十里春秋
山廟即其遺址焉月辛卯沙麓崩即此漢間多本傳記頗可次驗然或為
王翁時嘗徙居其下黃河所徙或雅由好事者所附會予嘗行縣半不可考
見間所指畫惟抔土卧列草莽間高者二三丈下者尋
尺而已予故不詳特附傳記所載以備來者之覽睹焉

右大名境內諸山記

按古傳記唯黃河為最大濟次之淇次之洹水蕩水清
水及羗防宜師濬諸水又次之而漳衛不與焉于今多

湮謬異同不可攷桑欽水經曰河水之東淇水入焉東

迳遮害亭注曰淇水東十八里有金堤高二丈自淇

水北入焉又右迳滑臺城又東北迳黎陽縣南又東北迳吳

子胥廟南注曰廟在北岸頓邱界臨側長又東北迳戚

城西注曰今為又迳繁陽縣故城東又東北昌樂縣故

城東又東北迳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濟水東

迳封邱縣又東迳東昏縣故城北注又曰濟水自大

滎澤不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濬注曰宛水東南入

可曉胥故瀆受河于頓邱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注曰白濬

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北迳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

又東北過館陶縣北洹水東北迤鄴縣南又東過內黃
 縣北入于白海蕩水出河內陰縣西南山又東北至內
 黃入於黃澤蕩水即湯水也注曰蕩水亦謂黃雀海秋夏則泛春冬則耗清水東過
 汲縣北又東入於河注曰清水出內黃縣又一日羨水出湯陰西
 北四十里流羨里城北東至內黃與防水合而水經注
 又云防水出安陽縣西北東經防城故名又東合湯水
 入黃澤宜師海東北至內黃入湯水自魏武築衛河北
 流四水並入於衛欽漢人注之者鄴道元魏人此漢魏
 以前諸水所經流略也然按漢書河渠志唯黃河為患
 餘水不詳見武帝時河決瓠子口又放黎陽遮害亭帝

自臨決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之乃塞
 成帝時復決隋書以後頗見傳記為患然亦不數唯五
 代及宋南渡之際歲決渚涓開黃南樂清豐諸州縣之
 間而諸州縣壤半為魚龍之宮當是時天子震悼遣從
 臣沉白壁白馬以祭而州縣長吏並兼河堤使以嚴水
 患又增置都水監使者行視河決賦諸州薪石棧楹芟
 竹輸大名歲數千萬然迄無成功與宋相為終始何者
 病在專捍堤回河而不能順下以導也元賈魯治河以
 後河頗南徙所為大名境患者不數矣今其流在封邱
 蘭陽之間去長垣東明遠者越百里近者六七十里當

數世無恙予故不論著而衛河者即水經淇湯諸水所
 合流以出者也一名曰御河近內黃以下為漳水所合
 按經曰漳水東過列人縣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
 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按宋河渠志唯黃河數
 於王供埽諸處溢入衛河有司輒塞或沙河間亦引水
 併入而終宋未嘗與衛合流者國初漳西注魏縣而北
 歷西店東注館陶入衛正德初始徙府南閻家渡入衛
 又十餘年自隻井入衛近復自回龍入衛經稱漳水湍
 悍併流漸南則衛所當受處漸湫隘近年以來濬縣內
 黃之界頗數患溢蓄而大名艾家口迤西漂去廬舍滄

民田者不可勝數或草議循漳河故道即入衛之處分
 流北注以殺河勢此策計也特惜興徒繁巨稍欲繕堤
 防以護河決於乎宋之六塔河故事可鑒予不敢不為
 土之人深長慮也 萬曆十九年知府塗時相議浚河
 自白水村至艾家口十一里達漳河其詳見境內圖說

雕馬河北在大名 王莽河即屯氏河故瀆土人誤呼

淄改魏沙河出城灌流西南引漳入城灌御河復西北

州壁此常不滑河之嘗作魏滑分河錄此即黃河迤滑

定稍近沙麓者也誤志濮水在開州東六十里即莊鷓鵒陂在內黃

別為滑河濮水在開州東六十里即莊鷓鵒陂在內黃

縣西周高雞泊在府界唐節度龍窠河里距南樂果四十

北直

至危窠村故此其他或附會或流徙沒其處故不著傳龍潛於此

右大名境內諸水記

大名境內別有窪水窪水者非出泉谷有經流志所不載頗淤漫田間沮洳為患者也其為最巨者一曰衛南陂由滑縣南界受胙城孟華潭王德口諸水北注滙城而東又迤北逕桃園而東南滙為衛南陂所浸沒者凡四十里許或曰衛南陂即古衛南縣廢治也二曰澶州陂或曰古澶水也旧志在頓邱廢縣西南二十里伏流至今繁水謂之繁泉今按澶水由開州南界東北逕清河頭十之七分注於霸家河又東逕濮州入于張秋十

之三分注於清豐縣東南界孫古城北滙為朱龍河又西受硝河之委自傳家河而東注者次邵家灣次英滿城而北豬於南樂趙庄或即古繁泉是也聞溢則又東引清流橋以達東館鎮是也三曰硝河由滑縣北界其一逕開州馬駕河東北注戚城半東滙為趙村陂所浸沒者地七八百頃而西引王家潭口復會入于白倉之北半夾戚城迤白倉北合趙村陂而東還者會于傳家河北注岳儒固以達東館或北注於大名其一由石村滌內黃東北逕大岩屯橫腰大名縣南界又東北注三角潭而十之三自飲牛口注衛十之七自梅家口注衛

是也開水溢硝河北注之勢不能直則一由石村分注開州火燒店迤清豐之秦村而會於岳儒固一由內黃城東迤南樂西近德國復注之二流者若經帶而交內黃清豐南樂之界者也水稍殺則否漳衛之決蓄其患固大或數十年一遭或十餘年一遭民猶稍得繕堤廬以避之而諸水所淤漫田陸之間十歲九遭不得他徙春冬稍耗秋夏則溢然浴為江湖鳧雁之澤而硝河者又泄鹵下墊凡所經流率數歲不復芻牧計南北縱百六七十里衝或十數里少者二三里予間行縣求之蓋西河之間古受井田處也自秦廢阡陌歷唐宋以來海

洫之規漸蕪沒不治故率為田陸而大名諸州縣西南接太行之左麓而下其地由西南俯注而滑為受河南界諸水取嶺脊處迤東北則開州內黃清豐又東北則南樂大名而東為張秋漕河北為衛河東北為山東冠縣界乃其所壑處也水行地中也猶人血絡手足百骸之間血循絡則治否則錯經妄行為痿痺崩漏數百里之間曠然平濕丘阜相亘而無丈尺之渠以瀦瀉其間雨三日二日適為澆滋稍遲之旬日則壅腫內溢矣烏得而不壑也余問長老疾苦狀或言鑿開州之南隄疏衛田陂之水東北合澶淵東注之以入于張秋而朱龍

河以下特合其受清豐南樂本境之水而已鑿硝河東
西二支一則由內黃入大名之梅家口一則由開之戚
城塞趙村陂傳家口之東拆者而直入于岳儒固迳東
館大者廣二十丈小者減三之一深特十之一而旁甃
以隄之左右分疏田間水道做江南旱洞之法而穿
埧于堤之下以瀉堤所阻捍之處如此則眾水各有歸
所而歲可樹獲矣

右附論大名境內適年諸窪水之患

故時堤渠之蹟在元城境者曰西渠在開元間刺史盧暉
開道清渠以通江淮曰寸金隄水在果北宋韓魏公所築
之貨今淤為平壤矣

故曰王村隄自清豐界延袤六在大名境者曰遠家堤

去果東三里許相傳曰李茂隄北去果東八里曰范勝隄去果東

十五曰張家隄去果三里曰附城堤環果治以衛漳水正德

柳干株故又曰諸公隄去果治西北二里嘉靖已曰衛

名吳公柳堤曰諸公隄西知果諸衙增築故名曰紅船灣隄

河堤在果西北五里起新鎮達館陶曰紅船灣隄

在艾家口東北一里許弘治初曰沙邱堰水經注在貴

衛決為患亦知府李瓚所築曰沙邱堰鄉今失其址

或云即沙堤在魏縣境者曰漳隄自臨漳延袤八十里

里北岸自成安五十里每夏秋淫雨河漲衛沒甚慘

堤以防之二十年教諭胡璉署篆因河決臨漳曰口滄

損麥苗請於道府移文臨漳廣平元城三縣被患處協
 力隄防二十一年漳河分為三知縣田大年因鄉民張
 天載等控告水災隨親詣查審鳩夫重堵為一勞永逸
 計。曰鮑公隄環護城外弘治間知在南樂縣境者曰
 宋堤東去縣十八里黃河兩岸南自清豐界在清豐境
 者曰復閣堤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閣堤自黎陽入
 內黃境者曰六輔渠漢倪寬為內黃令開渠曰高堤南
 高堤鎮北接泊口曰黃澤隄在果西北五里澤廣數十
 集延袤百餘里曰古堰在衛河東沿河在開州境
 校即其曰倪隄倪寬曰古堰在衛河東沿河在開州境
 地也者曰宋堤去州南里許宋熙寧間河
 者曰宋堤决明道先生判州時所築曰靈平埽在州西

熙寧間所築水漲隨在滑縣境內者曰鯨隄在廢臨河
 地隨築滑果亦有之在滑縣境內者曰鯨隄在廢臨河
 里鯨治曰瓠子隄武帝所築見年紀曰陳公隄在南門
 水築陳堯曰大堤東西南有一在果西曰東西堤一在大船
 佐築東連開州土人呼曰新堤正統九年河決昨城復
 輝東堤一在八字口曰新堤果之馬村又開村三十餘
 為夾堤里曰築此禦之東在滑縣境者亦有鯨堤曰永濟渠在
 里曰築此禦之東在滑縣境者亦有鯨堤曰永濟渠在
 接長垣界青岡村在滑縣境者亦有鯨堤曰永濟渠在
 北十里隋大業四年口滑西城下即衛河廣數丈堤甚
 開今廢內黃亦有之口滑西城下即衛河廣數丈堤甚
 卑薄上受淇水諸流夏秋淫雨暴漲滄沒民田西南二
 陂水害尤劇萬歷六年知縣任養心于舊隄外八里許
 自石羊村至侯固寨築長堤以障之滑人至今利賴
 滑有黃河故道衆流所歸國初於縣北四十里大齊村

東舊堤開一堤口以洩衆水由田氏村順入衛河東滑
 西渚民獲安堵萬歷十年滑縣土豪徐守芝等塞社堤
 口壅水禍渚北一帶幾為魚鱉渚民張志等鳴于兵備
 行大名蕭知縣查鞠得其情從而正之洩注如初。在
 長垣境者曰三尖口東去縣三十五里元曰朱家河堤
 曰三春柳堤曰大岡堤曰閻家潭堤以上四堤並曰油
 房村堤在安亭里曰牛家口堤在黃岡里曰周村口堤在烏岡里曰連
 報司堤在亂岡里曰常村堤曰新豐堤二堤相屬去縣西南
以下凡十堤並私治在東明境者曰長堤南距縣六十
六年李太守瓚築在東明縣四門俱有護城壕
東抵曹州綿亘二百餘里。東明縣四門俱有護城壕
私治間李知府瓚修築

堤唯北門堤外舊有晉河一道當黑羊山下流歲久衝
 淤漸成巨浸滄沒禾稼浸害城郭知縣區大倫增高其
 堤以障之仍增橋以殺水勢。曰社勝堤在縣南六十
年通判陳杜勝集長堤屬東明者三十三里皆近年
萬言脩築所築知縣區大倫督令堤夫歲增之內外栽植木椽一
 十四萬餘株榆柳成林根枝盤結長堤孔固河不為患
 矣。曰七堤西距縣四十里亦而曰金堤者竅古自漢
 文帝已有之漢書曰河決酸枣東潰金堤是也延衰二
 百餘里聯絡于元城南樂清豐開州滑縣東明之間弘
 治間河水泛溢李知府瓚增築云

右志境內堤堰溝渠之蹟

愚按古人建城必為水海以引城內滌出而達之壕水通流域以內室廬保無淹浸即大名郡城只南門下通一渠而西北東三門更無水口雨多水溢聽浸溢于城內隙地如遇霖潦泛溢則合城為巨湖居民其魚矣若西南大寺前東南隅角樓下地窪下可通海而他十州邑城更無一通水海蓋未見水患而莫肯預圖也

通判楊瑞

雲識

方物志

予嘗覽傳記五方之產名山多金玉嶺南多璣翠玳瑁

豫章多漆長沙以南多丹礦塞以西多名馬何者山壑偏阻瑰瑋磅礴之氣故也大名為中州故其民人宜稼穡其土宜五穀蔬果牛羊雞豚以為養率五方所同也無他方物書攷故時黃河經流其間江淮閩蜀之貨往往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各輻輳而至 國家以來河南徙濟東阻數百里惟臨清為南北都會稍一轉輸通有無市閭之間然錦綺翡翠珍異之物亦不至予嘗按次境內多黍多稷多粟多梨枣其耕畜牧百畝之家百樹梨千樹枣牛一頭騾二頭千畝之家千樹梨萬樹枣牛十頭騾二十頭此其大較也魏以西南多桑絲滑黃

以北多硝多鹽黃之人不得種樹老少數煮鹽以贍朝夕而有司奉法為厲禁不得出郡縣他境故其價輕售而民人貧瀕漳衛之間頗有魚鱉然泉澤數殺而網罟少木多榆柳民間廬舍器具各採園林所樹以自給非勢家巨室不以輓五方濟汴之材而至土無秔稻故酒多黍釀土宜桑絲然秦漢以來兵革代異戶口散亡而樹桑者什一而已故織絁不廣男女衣服多布多麻桑綾縑之屬惟長垣有之然亦不逮南州之精美也嗟乎州邑之間庶幾長厚務本矣此其古魯衛之遺風流美也予謹列而識之若他蔬草花鳥非郡縣有司之亟也

故不詳著特附書如左

田賦志

余按傳記次大名境內三代以來戶口贏縮之數蕭何嘗收秦圖籍史記不載下及曹魏晉宋五代畧矣漢魏隋唐迄宋金元之際稍藉記割隸州邑與今時不同或難詳定嘗括其數之見存者想睹之西漢為最盛何者休養生息世久故也我國家洪武初承金元之後戶口凋耗閭里數空諸州縣頗徙山西澤潞之民填寫之予過魏縣長老云魏縣非土著者什八及清滑內黃東明之間隸屯田者什三可概見矣然百餘年後累

聖德澤土無兵革之闕民人樹畜稍闡溢其中蓋嘗
次之洪武時境內州縣為里三百五十二弘治十五年
則益二百二十有七宣德以前戶口不可考正統七年
戶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三口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
四弘治十五年則益戶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一口三十
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故孝皇帝時號為極盛與兩
相當正德采徵需滋擾民或不給間多水旱凶荒數轉
徙無着故四十餘年以來男女稍孳息口益三萬四千
四百八十七而里甲漸耗減其里六十有一減其戶一
千九百四十九此其大較也草豈則獸肥林茂則鳥歸

法網疎德澤洽則民人滋予觀閔塞北轉力疲于戍守
江南之民澤竭于歲徵淮濟而下版削于夫役大名諸
州縣稱河北沃土適年獨戶口日耗者何哉間行諸州
縣召長老問疾苦狀長老前曰江南之患糧為寂河北
之患馬為寂且故時俵馬率隨孳生近則必市西馬費
每數倍近年以來額外復有餘地之徵民不堪命一也
成化以前民間自兩稅馬糧以外不過歲給官師臺皂
廝役而已弘治以後中外坐派歲增十倍其六其寂鉅
者若京班皂隸及惜薪司柴夫歲入三萬諸郡縣驛傳
亦歲費二萬有奇此寔民所不堪者二也正統時州縣

始設機兵正德懲薊盜之亂復益置快手歲費金一萬以上三也弘治以前河雒數患薪芻夫役徵輸有時近年以來河或南徙歲設白夫二千五百名故時歲費計金亦七千五百近稍從未減然亦不止四也弘治以前歲常豐稔間有凶荒亦什之一二而已正德以來水旱相仍斗米百錢者相望况土之俗故不為貯積少急則轉徙亡業五也國初以其土曠賦輕之時計口而食之也特八萬有奇故其力贍而戶日增今則以其斂厚災數之時計口而養之也至六十萬以上故其力耗而戶不得不日減此其勢也嗚呼為民牧者所唏噓太息也

已予故首國家米戶口羸縮之數次疏賦稅之額俾有司者按籍而酌計焉 一曰邱畝大名之土曼衍非若秦隴江淮會稽豫章長沙象郡閩蜀嶺海之間阻山塹谷其籍可畫而守也然國家草昧之初戶口散亡圖籍不存當時州縣長吏悉據民間口畫大度所及而籍之故其夏地秋地綿花枣株農桑之額不同而別有馬厰窑廠並為官地其所召佃而徵入子粒額最輕民不得買賣近年自來官地外蓋已例推諸然州縣之籍草次兵燹之餘故自相廣狹互有不齊有大畝有小畝小畝者即周人六尺為弓而步二百四十是也大畝則倍

之而上下有差或以五百四十步或以七百二十步或以一千二百步是也而養馬之額亦頗贏縮以騾馬一匹為率最重者二頃三十畝而最減者為八百五十畝糧之次第紛雜選出乎其間而又聞民間隱沒至頃畝以上雖里甲什伍之中不能私相次舉按大名之土連亘數百里無甚懸隔何盤恃至此也予竊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畝以畝准賦倣江南魚鱗冊故事而編次之曰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府之見存者均推于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

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煙同條共貫或稍寧謐矣此今日有司之事也然俗習既久稍更必拂予不敢必其可行特草議以待采者今按嘉靖三十一年所入之版書之於後其大地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一頃八十五畝二分二厘七毫四絲一忽而諸州縣私相廣狹之數并附見焉

徭役志

夫徭役即古力役之征也然地里遠近不同故以其身入庸者曰力差所待於府州縣境內者是也入其庸之值而聽官轉募者曰銀差所待於京師職署及他州縣

驛通之類是也又歲計所入天子犧牲果品物料之需以及歲貢科第諸所雜出之費者曰聽差聽差者言不可為歲額而籍貯之以待用者也大較舊時歲徵額共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兩有奇今額止共一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兩有奇而間或上下以差江淮之間率如里甲之法十年次待者一而河濟以北三歲一徵特數已故時諸州縣唯籍丁為九品而不計其田里胥稍得狐伏鼠沒其間而貧弱者不堪往、因而止徙嘉靖以來始做以田准丁以丁准田之法相配行之民力頗均矣

兵防志

按大名當河山割裂之間自古強兵銳卒蘓秦所稱武士奮擊天下莫強焉者也漢初今天下郡國城置材官騎士以八月屬部都尉太守令長丞為會都試韓延壽翟義皆以都試者起光武以河北兵定天下乃於瀋州置黎陽營注伏侯云每營四千人以謂者領之是後減宮度尚之

屬徃、將黎陽兵逐破羌胡按後漢書減宮將黎陽兵破零

凌馬武甯固陳許將黎陽兵平羌胡鄧訓將黎陽兵屯狐奴

白奴劉尚將黎陽兵平迷唐羌鄧訓將黎陽兵屯狐奴

塞下耿秉將黎陽兵逐破羌胡矣唐天寶間置義成軍是時河北諸鎮數失而義成軍

者獨全以待朝廷厥後田承嗣父子踵亂改義成曰天

雄軍恃其兵力抗衡天下九世四姓迄於唐亡舉管內

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有衆十萬選其驍健者萬人自當

衛號曰牙兵梁貞明元年楊師厚復置銀槍節校

宋之世迫近契丹建北京置武衛簡河北驍勇善射之

士悉為義勇當是時兵力最甚是以契丹恃其驕悍火

舉入寇卒無成功按宋史太平興國間立雲提雄武

等軍于澶州東明長葛滑州以指揮領之咸平三年

置壯勇軍滑州指揮二大中祥符間置威武虎翼軍

東明澶州通利指揮各二慶曆間置宣毅効忠靖我

弩手虎衛廣勇提等軍于澶州滑州東明指揮各一廣

慶曆六年詔分河北兵為四路北京澶滑通利合為

大名路治平元年詔河北指揮分番團練大名府五

十三為四番澶州熙寧元年詔京東武衛六指揮隸大名

府路而北京澶州復置騎射軍通利置威邊保節廣濟

軍大名府置宣武廣威軍滑州置騎射保忠奉化雄勇

元豐四年改五路義勇為保甲狄懿劉定部領之

澶州教習大保長四百八十二人見于崇政殿名執政

闕試補三軍借以戒衛差使建隆中滑州置武捷軍

大名立宣武衛馬監軍元符元年大名等府置馬蓋

軍廣威步軍廣捷政和元年詔滑州屯禁軍三千蓋

悉天下兵力聚於澶滑之間故其兵制獨備微欽昏懦

乃以內侍梁方平統兵拒之將領失人遂至潰敗要非

兵卒之不銳也建炎以後政令不行于河北金人概籍

民戶為軍民怨滋甚蓋虜地然也金正隆四年詔籍大

十以上五十以下者悉從征雖元更其制每二十丁起

親老丁多求一子苗侍不聽

軍一名而以萬戶統之間以江南新附軍錯置之元太

年詔大名路于浙事官忽都席新籍民戶三十七萬二

千九百七十人教內每二十丁起軍一名令答不棄兒

北直

宗八

領之中統二年詔藉大名路蒙古漢人民戶志為軍四年罷大名路新倉防城戍卒至元十六年調江南新附軍五千編置大名設萬戶以領之茲秦漢以來兵制強弱之效可概見矣本朝畿輔列郡建衛者五守禦所者一而大名獨罷兵衛豈不以魏擅兩河之樞其人習挽強椎剽代數為亂故監古割其左翼之濟北隸山東右翼之鄴汲隸河南支伏戍兵臨清彰德真定之間以為形聲犄角之勢又以山西之寧山蒲州陝西之潼關諸衛所轄隸于此以備緩急而郡獨罷置欤由予觀之大名土蔓衍不可列都而可與爭利自古天下無發難則已稍發難則首兵禍事在年紀可鑒也當金之南渡也虜嘗曰使

南朝以一二千人守河吾豈得渡哉已而李綱宗澤經理西河並募兵數萬屯駐大名以形制京東西諸郡今河既南徙而國家復建都燕薊宋之所謂北門今乃為南郡矣故其形勢稍有不合然由瀆則可以窺洛陽由開則可以窺山東由洺則可以窺常山其轉樞中原之勢隱然在也特首領腹心之差耳正統己巳之變肅愍始議添機兵以為城守正德以來薊盜猖獗出沒境內者經年馬大守卿檄諸州縣繕城濬隍收官寺銅浮屠像鑄為戎器召募齊力別為隊伍擇縣令陳智教諭陳惻領其事申明號令懸賞格以訓厲之聲振河朔間

盜謀聞之潛出東境不敢犯賊既蕩平當事者于是建
 議置兵備僉事一員 今上改元因巡按歐珠議陞僉
 事為副使隸河南按察司奉專勅建節大名以控西河
 之間始轄廣平大名西府近乃兼轄順德督令三郡馬
 步兵四千有奇而大名所籍者馬步兵九百五十名團
 練民壯一千五百名快
 手一百名以操官十一員領之別有撫院馬兵二百九十
 名步兵三百一十四名
 易州道馬兵一十八名步兵一十九名天津道馬兵
 七十二名步兵七十二名本府守宿民快一百名不與
 此數詳見 歲秋移鎮順德防馬嶺等口嘉靖三十三年
 提督楊公建議
 循後志 順德府邊隘北起馬嶺錦綉堂等口南至黃背岩數道
 山口等止俱屬防守順德守禦百戶所德州衛德州左
 衛寧山衛蒲州潼關二所供聽節制六月申 三時則肄
 旬以後暫駐順德偵探敵警緩急調度防禦

武殆與古者之意稍合矣予觀國家內外置衛戍守
 之兵列屯坐食而已無可與格敵者往有警惟驅鄉
 兵以為爭利合刃之先而况大名多剽悍閭里少年並
 習弓弩酗酒使氣為節俠猶古魏勁兵遺風也有司能
 毋徒視為故事悉藉諸州縣壯悍者隸之畧如唐李抱
 真澤潞之法歲設賞格特自便宜團結訓練以備非常
 實國家腹心之地一勝策也予故詳著其本末及本道
 建置之原以備一方戎制云

馬政志

國朝洪武二十八年革群監官令有司提調孳牧每五

馬立一群五群立一長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每一丁養
壯馬一三丁養牝馬一兩歲納一駒並免稅糧之半弘
治六年兵部奏更為計地養馬之法每壯馬一匹編地
五十畝牝馬一匹編地百畝正德二年御史王德建議
令大名等府于種兒馬中揀選四尺以上十歲以下者
解寺依印其矮小老弱者聽其賣價買償近年以來邊
方多事馬非臆壯不准印烙往市西馬以充額費乃
十倍民不堪命矣後因薊盜猖獗巡撫都御史韓檄諸
郡縣每畝徵銀二分以為買馬征調之費此特一時額
外之徵不意遂貽害于無窮也至今乃有餘地徵銀之

例隆慶五年撫按疏請豁免會蒲州楊少傳為本兵覆
題奉旨免徵始得拔去數十年禍本云

兵備副使侯一元大名府志後序

叙曰自昔理人者縣法憲令曷嘗不孳孳民之故天下之慮哉故當時則桀然易世則弗諼其仁覆無窮至與天地相敵者惟書也史是已而郡國志則史之分也非郡國志則不能以成國史微史則無以存往跡而善治嗟乎其重矣哉夫大名者古之魏也以其襟帶兩河介于山東西之間故常為天下樞至後分割則魏又為北戶此然外悍故魏者重地也譬魏于全盛則人之資也列之則熏于心其在偏安則背也拊之則扼于亢故君子而無天下之慮則已誠有之其所以稽古驗今保輔

員輻以鞏輿圖者胡可緩哉而其志願久弗治非以其
重地難之耶頃歲茅子順甫未倅則嘗為之茅子文士
又意事然草之卒弗就去矣而再至又竟弗就遺其草
且落蓋久之而值大中丞鄭公巡察姜公董學馬公咸
鉅人尊之于民之故天下之慮願大名無能志之者而
潘子時乘適以太史踵而至于是兩臺交檄余受以
檄府而太守李子應乾者尤肫肫家其官則相與委重
潘子徵召文學夜以繼日蓋未半歲而書成其文悉本
史遷而備春秋編年之法精確爾雅近所未見也其志
之良乎迺余尤有重于斯志者其尊之于民之故下天之

慮也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圖首言大名之地三割矣
縱三而衡一固聖王所以披強枝也然而形束壤制
則尊周者亦無以成夾輔之功然則交隣之誼犄角之
勢不可不諱也地近而分則雜五民奸彼此窟穴求盜
或不得是故其治衡為急縱次之不可不知也述沿革
者制也述紀年者政也蓋曰其所不可得而議者王制
也所可得而因革張設者官政也不可不思也帝后人
物之大也山川故蹟之聚也是故先之而山川之言治
水尤詳嗟乎夫水為魏患久矣堙泊則有近功而多後
患寬為之道務以疏之則順于水而財訕非臚列嘉言

擇于長筭則不能以成醜沉淡災之功是故詳之夫夷
土之于故蹟蔑如矣然其流風宛然責民風于上之化
夫誰得而辭之惟土物愛而無竒淫不近鹽者國之利
也故其志曰長厚務本蓋余讀至于賦役之志而有感
于民之遭也當是時而臺寬民歲以千萬計曰拊循之
不休志中時見焉異日者秩祀且有考矣而余以書
生職兵且再歲顧不能使盜弭得不泚顏哉甚矣夫馬
政之敝也法使民多馬歲攻駒而入之圍人乃今所入
非所字所字者類不中度徒取其文吏操以為奸至有
緩急率復他市是以民甚苦之而莫以為言者馬政重

也夫北方之民以地曠稅少為饒而不能富樂者戕以
馬也官大者即不賢不得以逃其名除其耻小者為賢
也不得以名通是齊豹三叛之義也貢舉其書而傳特
記其亾者罷而去者以事示定蓋其嚴矣夫作志者其
有憂乎故志宵人而以僭偽同傳非以其類乎蓋春秋
之義扶陽抑陰莫先于正邪而夷夏之防次之戒其弊
之不早辨也于是乎徵之猷焉徵之文焉吁其備矣蓋
志有難者八焉不詳即事不該而米益詳之則蕪不簡
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傷略舉其大則見以為不勤小物
忽羸承弛童牛而細故毛舉則謂之不知類遠古之事

傳之則忽荒芒昧近于誣而不傳即羊去而礼亡文不酌諸古則不雅醇而古則遠于俗而不適于用當世之顯人善而傳之則有官盛之嫌而置之則無以示至公不善不諱而怨興而改枋頭則傷于直筆意而不微則戾周身之防而微之則或不習其讀而無以鏡後故志所以難者也斯志也酌繁簡兼小大綜今古存美刺不猥不并不窳不劇常直書而見義則可謂曲暢微顯者矣故曰其志之良乎余斯有以藉手而復于兩臺矣後有孳孳于民之故天下之慮者得以攷焉

大名縣志

衛河在縣治南三里許源發于河南衛輝府輝縣蘓門山自淇門入本府清縣界受淇湯諸水經內黃與漳水合東北至縣境大嚴屯橫腰南界又東北注龍王廟達臨清下流與滹沱河合至直沽入海同濟漕運故一名御河

漳河有二曰清漳曰濁漳清漳出山西太原府樂平縣沙河濁漳出路安府長子縣發鳩山至相州鄴縣與清漳合書曰衛漳蓋漳橫流也周定王五年河徙而東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于海國初漳西注魏縣北歷元城

西店東注山東館陶縣入衛正德初始徙府南閻家渡
 入衛又十餘年自雙井入衛嘉靖初自回隆鎮迤上三
 里武家莊入衛後復自內黃田石村入衛萬曆戊子徙
 魏縣旋由故道徙肥成安曲周諸縣會達天津知
 大名患久矣近徙成安肥鄉等縣或者河伯有靈不致
 重困此一方法乎而今則議改之艾家口艾家口距郡城
 邑城之中去郡一里去邑止半里漳北溢則鬻郡城南
 溢則鬻邑城此必然之勢也然郡城地稍高亢若本果
 地東窪下漳河之涓如于縣城之巔水勢利于建瓴且
 縣南二里餘又有衛河衛亦每年大發水勢洶湧彼此
 加攻勢必無大名矣况河原非驅之使去今則必欲引
 之使來今日者以廣平之害而移之大名異日者又將
 以大名之害而移之廣平是終無已時
 矣竊謂事之不必矯舉工之不必詭成也

支河在縣西塗公新開距城僅半里許累肆衝沒知縣

趙一鶴請郡主翟公塞之

硝河者泄鹵下墊九所經流率數歲不能芻牧一由滑
 縣北迤開州戚城滙趙村波傳家河注岳儒固達館陶
 或北注大名一由石村滌內黃縣東北迤大名大嚴屯
 邊馬集馬村東注或注南樂縣 霸王海北張鋪小支
 河萬曆二十九年知縣江騰蛟會同南樂知縣即曰河
 身小加挑浚水直東下今民居率佃治其間河身漸為
 平陸矣按郡志云硝河十之三自飲牛口注衛十之七
 自梅家口注衛與今經流不大同姑記于此

漳河隄隆慶五年知縣李本意築南接樓底舊堤自老

堤頭止約三十餘里北接龍王廟旧堤自艾家口止約二十餘里

華侯堤起縣西関堤北隅至回隆九十里嘉靖二十七年築

甄侯堤起駢村新河口至内黃田石界約百里有奇嘉靖三十四年築

金堤勢如岡嶺自東南入縣界漢書曰河决酸枣東潰

金堤則漢文帝時已有矣凡大名元城南樂清豐開州

東明滑臺之境皆有之綿亘二百餘里

牧堤在縣東十二里

清豐縣志

淇河

寰宇記云在頓丘曰縣北五里上接清豐縣下入觀城縣又載淇水在臨河廢縣東南五里黃河北岸東經縣界三十里入清豐縣

繁泉

在臨河廢縣土地十三州志云澶水在頓丘西南三十里伏流至古繁水城西南謂之繁泉

金堤

在清豐南四十五里按地志沿革云金堤上接清豐下入南樂縣界又在德清廢城東南五里所謂德清軍即旧之頓丘鎮也又漢書金堤古堰也成帝時王延世運土以塞河决自金堤而增築之堤上有金堤駟秦女樓金堤関

復関堤

寰宇記澶州臨河界復関在南黃河北阜也其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入清豐縣界

王永壽治河議

議曰魏縣地方土疏去漳水發源不遠瀕河之田賴堤以稼而西南上游接安陽內黃與山西潞安諸屯營東北勢下則與元城大名共處委滙故夏秋之交水患孔棘論者憂之而未有以拯也蓋古之遂洹洹滄皆以通水于川也遂從洹橫洹從滄橫遂入洹入洹入滄滄注川洹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有周井疆之法如此自秦廢井田開阡陌而洹洹之制大壞萬世而下井田雖不可行而洹洹之遺制則不可盡廢况今魏之境內漳河故道經絡旁午于其間者宛然可尋故鄉里之名

或曰某溝或曰某口或曰斗門恐即前代溝渠之遺也
獨不可做其遺制而分支流以洩水勢乎又按境內平
原曠野率有溝下或曰某陂或曰某溝或曰某溝或曰
羅池者固多不能皆近河道每霖雨連朝則隨處陂溝
池溝通相灌注一望無際其患不減漳河俗名滌水則
溝渠之制尤不可以不講也苟相其地勢近河循之而
下某陂達某陂某溝達某溝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屬
于河則所謂堤溝陂堰者于天時無雨則由溝以蓄水
而田可施灌溉之功所謂溝陂池溝者于天時多雨則
由溝以洩水而地可無淹沒之患蓋下流既疏則水性

惟順遂不但可以拯民于旱勞而郡城亦且永保無虞
矣

蒲潭營倉口營車網營郝村營俱在城西南四十里劉
家庄營城西南五十里永樂年間以土曠人稀徙山西
潞州衛軍人散處壘關屯糧舊志云國初屯地非止一
方不徒為壘關之謀且有犬牙相制之意但軍民雜處
莫相鈐轄或寄買民業而賦役自逃或寓住奸民而勾
攝是拒甚或屯官與軍為奸縱肆寇掠有司莫敢誰何
設管又遠難申達其害實有不可勝言者往時當道便
宜設策通行各屯擇立鄉長編排人甲朔望亦赴有司
呈遞執結兼聽鈐轄非但可消郡邑小梗之虞亦可備
萬一不軌之變申明而遵守之誠善后之良猷也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之六

永平府

按元初定稅制獨水田以五升為其利也中統二年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此其水利之始三年詔給懷州新民耕牛二俾種水田此其水田之始至元七年以都水監司隸大司農頒農桑之制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其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濟者官給其材木俟秋成驗使水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深不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者不必區種近水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畜及種蒔蓬藕雞

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九年又詔諸路開復水利三十七年薊州漁陽等處稍戶饑給糧三十日以東無開焉時主雖急于勸課而丞相主其事漢人史天澤方有事于啟土自此首撥皆其種未嘗知此為先務維有姚樞張文謙北平不能大行其說為至荅刺罕鑿祿海古渠溉田少試於和林獲利及其卒而即廢不聞復議水田矣

洪武六年四月雲龍鎮守北平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山嶺口開隘有九約去

五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洪武十五年九月丁卯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侯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強敵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義院口曰箭箠嶺曰孤窰兒曰劉家口曰河流口曰徐流口曰冷口曰界嶺口曰青山口曰乾澗兒曰桃林口曰重峪口曰石門子曰白道子曰白羊峪曰石湖洞曰五重庵口新開嶺曰佛面山曰栲栳山曰擦崖子曰城子嶺曰大峪曰水峪曰中寨曰榆木嶺曰青山曰

遊鄉口曰鉄門口曰大喜峰口曰小喜峰口曰團亭寨
 曰潘家口曰常峪寨曰三臺山曰溢口寨曰龍井寨曰
 胡兒嶺曰松院兒曰松棚峪曰青山大嶺曰水潭嶺曰
 臭麻峪曰刀山寨曰分水嶺曰馬蹄峪曰洪山寨曰蔡
 峪曰秋科峪曰于家峪曰道濟峪曰羅文峪曰猫兒峪
 曰山寨峪曰小撮角山曰大撮角山曰會仙臺曰沙披
 峪曰山口西寨曰片石峪曰冷嘴頭口曰楮皮寨曰尖
 山寨曰龍池寨曰大安口曰井兒峪寨曰鮎魚石口曰
 琵琶峪寨曰馬蘭峪曰平山寨曰寬田峪曰南山頂寨
 曰餓老婆頂寨曰滴水峪小寨曰北山頂曰滴水峪北

山等寨曰録山頂曰峰臺嶺寨曰古強峪曰恥瞎峪曰
 鑽天嶺曰黃崖口曰小平安嶺曰大平安嶺曰三山寨
 曰蠶椽峪曰青山嶺曰彰作里曰將軍石口曰喝山寨
 曰黃松峪曰文家莊曰魚子山曰蕭家嶺曰熊兒嶺曰
 沙兒嶺曰灰峪口曰灰嶺兒曰猪圈頭曰山嘴頭曰水
 場峪曰灰塘峪曰墻子嶺曰磨刀峪曰許家峪曰蒼木
 會曰小黃崖曰大黃崖曰石堂峪曰姜毛峪曰蘇家峪
 曰大虫峪曰遥橋峪曰南峪曰燒香峪曰黑峪口曰峰
 臺峪曰高塚子曰小水峪曰漢兒嶺曰城子山曰倒班
 嶺曰杞頭嶺崖曰師姑峪曰梧桐安曰齊頭崖曰栢嶺

安曰將軍臺曰盧家安曰司馬臺曰了髻山曰沙嶺兒
曰磚梁子曰龍王峪曰師婆峪曰古北口曰潮河寨曰
柞峪曰陡道峪曰蚕房峪曰陳家峪曰東馳骨曰西馳
骨曰白馬甸曰划車嶺曰馮家峪曰營城嶺曰黃崖口
曰石塘嶺曰東石城曰西石城曰東水峪曰白道峪曰
牛盆峪曰小水峪曰水口峪曰河坊口曰神堂峪曰开
連口曰加兒嶺曰驢鞍嶺曰南冶嶺曰黃花鎮曰西
水峪曰枣園峪曰灰嶺口曰賢莊口曰錐石口曰德勝
口曰虎峪口曰居庸關曰陽峪口曰蘇林口曰白羊口
曰柏峪口曰高崖口曰方良口曰常峪口曰長城嶺曰

沿河口曰石港口曰小龍門口曰天井關曰東龍關曰
天橋關曰天門關曰洪水口曰西龍門曰段口曰石峩
口曰蘭房口曰鹿角口曰南門口曰馬水口曰道水口
曰石塘口曰金水口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
地詔從之

弘治十三年巡撫洪鍾脩邊自十一年巡撫張淮躬督
叅將白琮指揮羅網推官周瑄率軍民于大茅山捫蘿
躡險極力未就淮卒于邊鍾代之次年脩邊城二千四
十八丈、銀一兩酬士卒勞是年春檄琮同叅將高瑛
瑄及同知邵達以二萬人自山海關迤西至李家谷止

延袤三百餘里脩二萬八千一百七丈於要害立寨堡
次年志之具高廣丈尺營九十六曰長峪駐操曰黃土
嶺曰石門寨曰附馬寨曰平山曰臺頭曰界嶺駐操曰
燕河曰桃林曰劉家曰徐流曰建昌曰五重安曰太平
寨曰青山曰青山駐操其徐流其深陽其赤洋海口其
新橋海口其牛頭崖五營丈尺不具闕具者六曰一片
石曰界嶺口曰劉家口曰冷口曰董家口曰李家口其
居城無丈尺及旧城曰山山海關曰徐流口關曰河流
口關曰石門子關曰星峪關曰白道子關曰山幸峪
關曰白羊峪關曰葦子峪關曰五重安關曰花場峪關

曰新開嶺關曰察崖子關曰義院口關曰大嶺關曰長
口關曰平頂峪關曰榆木嶺關曰水門寺關曰城子峪
關曰大毛山關曰寺兒峪關曰小毛山關曰三道關曰
小河口關曰角山關曰北水關曰大青山關曰旱門關
曰南海口關曰西洋口關曰南水關凡三十二云俱舊
設有城若箭桿嶺關若爛柴海關若拿子峪關若城子
嶺關若廟山口關若無名口關若黃土嶺關若大安口
關若羅漢洞關若火燒城寨若孤窰兒寨凡十二曰有
關無城鍾城之又立灰窰峪寨橫山寨沙嶺寨三城皆
無丈尺也嗟夫山海大衛不志于城池大關不知于文

尺所具者今皆不同故不述之其大小喜峰口關至漢
莊三屯等營皆不列者不知其為境內地而委之于隣
縣也第述時新舊如此

隆慶三年二月丙子兵部尚書霍冀覆總理練兵戚繼
光條陳咨總督撫按會議合練是否議云太公對武王
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走北也騎
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
不敵又曰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
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
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
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
由此觀之則今日車騎合練之法即太公復起不能易
矣且所謂險地易地在薊昌皆有之今計二鎮間可練

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兩輕車二百五十
六兩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以
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住之建昌遵化以
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住之石匣密雲以
薊鎮總兵二營住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住之昌平是
十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轉戰之衆即有數
萬敵無能為矣或者疑於敵騎迅疾車步遲不相及臣
等為之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為
一處必以一半合戰而又以一半出奇或遮其前或搏
其後或出其左或掩其右有追奔有迎擊有扼塞有邀

截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
易地則輕重車騎相合敵之所恃者馬也而我有車以
制其馬敵之所習者射也然遠不能六十步而我之火
器火箭皆可遠二三百步之外且有車以為之營衛我
得以展其所長是技又不相若矣此車騎合練堪用者
一也行則為陣止則為營以車為正以騎為奇進可以
戰退可以守人無挑壕疊塹之勞馬有從容飲秣之便
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二也車不用食步不用馬以車蔽
步又步不用甲省費甚鉅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三也前
此敵入內地如蹈無人之境四散探掠遍地皆敵莫之

誰何今有兵車與戰敵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持僅
自保取道以遯此車騎合練堪用者四也薊昌地方險
阻車利扼塞邀截使敵大失利當有終身之創此車騎
合練堪用者五也臣等又以奕喻駐則布車四隅將卒
馬砲俱處其中明以車為衛也行則馬步各有止節惟
車縱橫遠近所向無前明其不可當也砲則隅子取子
明無物可障也此車與火器相須為用又因可互見矣
臣等又以字說戰字從車陣字從車軍字從車火軍所
駐名其門為轅門轅字從車騎字從馬從奇可見古人
以車為正戰以馬出奇其所從來遠矣不獨太公之對

武王為然今都督戚繼光議以車騎合練臣等援古証
今竇以為得制敵之長策部履從之建昌自此設車營
矣其條陳有七策六失四弊云臣嘗見射者硬弓勁矢
射疏及遠倏令射近則云習遠而不能近彼弓矢由人尚
如此合邊牆依山勢崎嶇有斜坡百十丈者有平低
教文者所持全在火器火器力大奪手又非弓矢由人
之物處高臨下又非教場平坦之地若不平日演試識
其高下臨敵一發不中再發不中賊已至牆下火器非
無用矣臣行邊每查庫貯一區之內多者十餘萬少亦
不下數萬悉皆掩卧塵土問之將領則云俟報警方給

問之軍曰臨警隨給汝能用乎皆謝曰不能節歲費數十萬金置造軍器萬發邊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誠竭江河以實漏卮耳此不練之失也今之所懾敵者僅火器火器之中惟邊銃快鎗彼鎗銃之腹原造未曾鑽扭粗細不一以致鉛子出口不直口大子小銃腹有隙以致火氣先失子大者啣于銃口一激落地矣且一手點火一手執銃手執銃後出子出銃動低者入土高者穿雲賊少犯則命中不能賊環至則銃稀無措由是雖具火器不能退賊次惟弓矢夫弓矢之力不力于賊則與賊共且堅甲兜鍪非矢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也

永平道葉夢熊戰車議

兵家有勝美之策有制勝之器今之言禦敵者非不備矣然或各得其一端而其策其器多散漫而嘗試反不及之精專敵所恃惟騎射自少而壯止一藝耳千人萬人亦止一藝耳故箭不虛發騎追逐如飛飄風疾雨頃刻蹂躪勢不可當此其所長也中國豈獨無所長哉火器也輕車也挨牌也此吾之所長也敵弓雖強必近發而不能遠及矢雖如雨可以善避惟火器一發避之無措一銃可殲數十人千銃齊發可殲萬人加之萬銃雷震山裂絡繹響應即敵騎百萬亦無不撓亂矣古人以

車戰後人失其意僅用以守戰車宜輕可使馳逐守車
太重僅可備營壘轉輸耳成化間工部及大同所製用
十八人推挽即今薊鎮偏箱六用十六人後要改衝鋒
車亦非十人不能運皆安營輜重之具非戰具也今製
雙輪稍前遮板退後著地如飛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
人可舉上列鎗刀行時指豎戰時前向火器從中而發
隨敵所往而逐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人遇之披靡
馬望之辟易可戰可守萬全之計也挨牌中用薄板內
外皆竹片藤編密釘試以硬弓十步內射之不能入萬
曆三年本職任贛州時曾用以破黃鄉寇三萬彼長鎗

硬弩飛鏢俱無所施今以直抵敵箭一齊挨前用砍馬
刀與長短器相夾翼車而衝然後騎兵隨之是兵法所
謂馬步車混為一法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
果何從潛九地而動九天者也蓋制勝之器我中國所
長也然惟專而後精惟精而後長故其精專非練不可
欲練非選鋒不可兵不選鋒曰北蓋貴精也秦漢擊胡
常用兵三十萬往者不利然出塞千八百里窮極其地
勢不得不用衆如我成祖北征亦用至三十萬是也
若敵入犯與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以五百人破
十萬劉錡以千人破十三萬我太祖用中山開平岐

陽分道驅逐胡元皆以精銳襲擊所向無敵此用寡之效也夫敵之擁衆而來也徒以驚悍自驕蜂團鳥噪奔掠無紀若能設伏出奇一大創之如烏之傷也可以空弦下矣故出奇之兵必練：必選鋒密雲遵化三屯俱有標兵每標選一千西協四路選五千中協四路五千東協四路五千以二人之食、一人以二馬之食、一馬南兵三營每營選一千又責成總兵選家丁五百副叅遊以下或二百或一百汰遊食冗員虛糧冗役積其餘以陰蓄死士則兵馬不必加也錢糧不必增也于常額之中而得轉弱為強之術蓋今日制敵之勝算也戰

車每兩車正一名挨牌六名長鎗二鈎鑷二名佛郎機手二名百子銃手三名兼火箭三層推車夫二名馬八匹馬上各稍百子銃一把騾一頭馱減敵炮一函百子銃十把共計步兵十七名馬兵八名以二十五人為一隊十隊為一員十司為一部十部為一軍分為三營合為一大營勢小則分擊勢大則合擊處、有節制之兵人、有敢戰之氣此薊門之命脉京畿之神靈忠義之臣所宜剜胸裂眦而圖者也夫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見其形而有其實今之敵形與實大勢可觀矣敵未嘗一日忘中國則中國亦不宜晏然無事而坐待其變也自

君國和病書
貢夷撫賞脩工之外宜問兵其半菽不飽者能戰否宜
宜問馬其羸弱不堪者能馳否宜問火器其棄置已久
者能習否宜問將其煩文縟節以急何奉憂諗畏譏以
希苟延一旦有急果可以當敵否夫時方以歸義款誠
為賀而無故發深憂過計之談昔遭譴斥今復不戒將
至于三刑而後已也誠不自知其狂悖惟臺下計安
社稷熟思而銳圖之幸甚

神銃議

塞上火器之大者莫過于大將軍薊鎮一年止放一次
以其勢大人莫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

毋裝發如佛郎機樣職熟思之改銃身為二百五十斤
其長三倍之得六尺不用銅毋徑置滾車上發之可及
八百里弓內大鉛彈七斤為公彈次者三斤為子彈又
次者一斤為孫彈三錢二錢者二百為群孫彈名之曰
公領孫尚以鐵磁片用斑猫毒藥煮過者佐之共重二
十斤此一發勢如霹靂可傷數百人馬若沿邊以千萬
架而習熟之處皆置人，能放則所向無敵真火器
絕技也初疑其重今運以車登高涉遠夷險皆宜戰製
成每日幾次試之見者莫不胆寒夫 祖宗出塞專恃
神銃為破敵先鋒天順六年造兵車一千二百二十輛

君國和病書
各有載大銅銃車成化元年造各樣大將軍三百個載
砲車五百兩大約與職意合蓋善用中國之長以制敵
此上策也觀 大明會典神鎗神銃俱內府兵仗局管
其慎重如此知 祖宗所以逐元兵則知今日之所以
為戰守矣

具製輕車以備戰守文

夫車戰古今詳言之矣用之皆有成效歷歷可考間亦
有稱不便者謂其重滯窒碍難行也不必遠引即丘文
莊李文達馬端肅許襄毅每能言之而未身試成化年
間工部造之名為小車而一兩拽之用十八人宣大造

之用十人薊鎮見存曰偏箱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駕
竟未得古人良法美意自古謂之馳車謂之輕車謂之
突騎與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而轉戰者
也安得以重滯為病哉本戎近日以意造之雙輪前向
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郎機二函火箭三層新製
手上百子銃二函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
之如飛翼以新製鉄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驚恐奔
潰不敢回顧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共可遮蔽
二十五人為一隊馬五匹稍做古法合一萬人而為一
軍見在各營舊車存之以備運輓其軍之壯健者以駕

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敏捷
每車一兩并銃炮器具價銀五兩夫造之如法不惜其
費練之如法必極其精本戎願以三年之功得精兵一
萬少効制敵安邊之策緣係車營更改錢糧重務伏乞
臺下裁議具題決意而早圖之 宗社幸甚軍門撫按
稱善其製每一車用馬步二十五為一隊十隊為司有
左司右司總以百總二名十司為一部有左部右部統
以把總二員千把一員十部為一大營有左營右營統
以將官二員計一大營共用馬軍八千人步軍一萬七
千人共二萬五千人全勢也惟薊兵既有定額而各營

路之軍更多寡不同况各分信守湊合為難則居常訓
練欲必成全營寔于事勢未能也惟今日地用兵用車
各從本營本路兵之多寡便宜各在本地相為訓練不
必盈此虛彼不必合遠湊近也緣此車可用馳突一車
之兵步馬相兼多少可為戰禦進則為陣止則為壘無
俟必成一營而後可用但計有一車即用兵二十五人
有二十五人即用一車則在、俱有兵車分練為小營
合練為大營卒有警急審量机宜勢小則相近一二路
分擊之勢大則調集諸路合擊之何練之不効敵之不
克耶及查計東協見在之兵建昌營可用車一百二十

君國利病書
輜燕河路可用車六十輛臺頭路可用車八十輛石門
路可用車一百輛山海路可用車四十輛共計應造車
四百輛用兵一萬人平時有步兵不足馬兵有餘者亦
就而用之有警主兵不足客兵有餘者亦就而用之惟
每車合二十五人不必拘定馬步主客之數要在用之
得宜耳本道每月親歷各營路往來督練俟稍覺精熟
再合練于建昌臺頭適中之地則分合通變成效漸可
睹也至于把總等官即就各營路見設馬步各員內選
用責成其兵車之數雖多寡不一而營制之體則大小
通融此車器兵馬大槩如此 又議添減寇滾車 查

得舊車可驟馳滅寇砲安營拒敵臨時方入葉極土安
砲高下無法退坐丈餘緩急無恃今議製滾車上載滅
寇砲三函高下安置有法試之砲發而車不動以三人
拽之每戰車二輛即帶滾車一輛勢甚輕便以為火器
長技砲用營路見在者車料顏料匠役葢菜計該二百
輛共該銀二百八十兩似應併前議請造用庶兵車器
用全備禦敵利便巡撫蹇達議薊鎮有險可恃故以守
為上先此奉有朝議以匹馬不入為功然非不用戰也
見今東協當薊遼之界羽檄時馳則敵情視西中二路
為急塙臺疎薄旧車無多則邊備當比西中二路加嚴

今東路之臺墻之工必需歲月則今之輕車委應亟造
今准咨議以錢糧則取於庫貯堪動及漢莊裁減民兵
銀兩既不煩請計以製造則先急東協而責練于西中
輕重並施新旧互用又不至于偏廢誠切中机宜無容
別議該道苦心籌畫以圖戰守大裨邊務當與邊工一
併議題用成永計軍門王一鶚題稱永平兵備道葉夢
熊議造輕車四百輛及大砲滾車二百兩臣等躬親驗
試委果便利有裨边防且邊工卒不可完此項尤應亟
舉已遵奉便宜事理往返查議審酌調停并計處錢糧
行令該道動支永平遵化各庫貯堪動年例料價與支

剩浮費及省積民兵等銀九千四百三十餘兩該道選
官造完臣等再行查覆如果工作精堅錢糧並無冒破
一體題請優叙以為邊臣任事之勸庶事有責成人心
愈奮其于戰守大計各有攸賴矣制可兵道練習遂以
半合營禦敵以半分路令南兵游擊翼子敬查酌沿邊
極衝設之選膽勇百總一名專管裝放其炮房三面開
門兩傍可擊乘墻之敵向外可擊馳突之首初設桃林
口時適長昂子伯魂領鉄騎千百餘挾弓躍馬橫索賞
物撫諭之不馴關守倫張旆即示以大炮盡殲群醜甚
易不信號笛一發砲聲雷震群子飛出北山角轟然而

崩石飛旋空中若星隕衆寇胆寒俯首叩地稽顙齧指
驚癡半晌方甦遂警服領賞亟去此絕技神異之明驗
也其操練有圖曰車馬步擺列起操曰長營衝戰曰變
方營出馬步衝戰曰方營四面攻打曰戰畢收營及各
號令具載又曰五花每一營合車八十輛共四百輛曰
協路合營方圖每一面用車一百輛共四百輛及八陣
圖刻布而變通在人不足

永道車製木料尺寸

輕車

轅條二根長九尺二寸濶二寸五分厚二寸二分 前

琵琶頭一根長三尺三寸濶一寸六分厚一寸三分 前
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濶四尺五寸板厚六分 立柱
二根長四尺六寸 上橫檔長五尺一寸 下橫檔長
四尺五寸 門二扇高四尺六寸濶二尺二寸五分板
厚六分 撐棍三根長三尺 橫耳二根長一寸五分
濶一寸五分厚二寸 推手木二根長五尺二寸方圓
一寸八分 車箱橫檔二根長二尺六寸厚六分 車
匣一箇長二尺四寸高二尺二寸 車耳二箇長二尺
四寸濶四寸厚一寸五分 車輪二面迳過三尺八寸
車網十四塊厚一寸八分濶四寸 輻條二十八根

長一尺九寸厚一寸三分 車頭二箇徑過八寸長一
寸 火箭匣一箇長四尺五寸濶一尺高七分 即機
架^木二根長三尺濶二寸五分厚一寸五分 橫檔二根
長四尺四寸濶二寸五分厚二寸二分 上拒馬橫檔
一根長四尺二寸 鎗桿三根長三尺七寸 下拒馬
橫檔二根長五尺二寸 鎗根四根長三尺

大神銃滾車

轅條二根長九尺濶六寸厚四寸 橫檔五根長二尺
四寸濶六寸厚五寸 立柱四根長七寸濶二寸五分
厚二寸 盖板一片長四尺六寸濶一尺八寸 撐棍

二根長三尺 拒馬鎗桿二根長三尺五寸 前車輪
二箇徑過三尺二寸 車網十九塊厚二寸五分 輻條
三十八根長一尺六寸 後車輪一箇徑過一尺五分
車網八塊厚一寸八分 輻條十根長八寸 前車
頭二箇長一尺徑過一尺 後車頭一箇長六寸徑過
六寸 車耳二箇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一寸五分

滅寇砲車

轅條二根長七尺三寸濶三寸五分厚二寸五分 橫
檔七根長二尺三寸濶三寸五分厚二寸五分 前車
輪二箇徑過二尺六寸 車網十七塊厚一寸五分

輻條三十四根長一尺三寸 後車輪一箇徑過一尺五寸 車輞十二塊厚一寸八分 輻條十根長八寸 前車頭二箇徑過七寸長七寸 後車頭一箇徑過六寸長六寸 車耳二箇長一尺濶四寸厚一寸五分 車匣一箇長一尺八寸濶七寸高六寸

水道車器

內上外下 車上 杓二架 子銃十八門 鎗六條 雁翎刀一把 鉛子一百八十箇 火藥一百八十袋計九斤 火箭十五枝 火繩十條 藥線盒二箇 藥線二百條 車下 竹挨牌六面 砍馬刀六

把 百子銃二門 火箭二百枝 大旗一面 長鎗 鈎鑷腰刀金枝旗幟俱于各營路隨宜就用皆護車兵 執具

永平府志

一片石関

在府治東北一百八十里左右皆峻山下

三十丈九尺関

有石城，边有関新砌以磚券門三空周圍

界嶺口関

在府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左右山上旧有石

門二空周圍一十二丈三尺高四丈一尺

二座山下有石城，边有関新砌以磚券

劉家口関

在府治北六十里旧置城山上山傍有関以

碎石堆砌新砌以磚周圍一十二丈高二丈

冷口関

在府治北八十里山上舊有磚城山下有関石

董家口関

在府治西北一百八十里関傍皆大山舊以

高三丈九尺関

石砌之新砌以磚券門三空周圍三十六丈

口新建城一座

関

北直

李家峪関 在府治西北二百里関傍俱大山舊以石砌之新脩石基磚砌券門二座長六十一丈五尺高二丈五尺

山海関

徐流口関

石門子関

河流口関

星々峪関

白道子関

山桑峪関

白羊峪関

葦子峪関

五重安関

花場峪関

新開嶺関

捺崖子関

義院口関

大嶺関

長峪口関

平頂峪関

榆木嶺関

水門寺関

城子峪関

大毛山関

寺兒峪関

小毛山関

三道関

小河口関

角山関

北水関

大青山関

旱門関

南海口関

西洋口関

南水関以上俱旧設有城

箭桿嶺関

爛柴溝関

拿子峪関

城子嶺関

庙山口関

無名口関

黄土嶺関

大安口関

羅漢洞関

火燒城寨

孤窠兒寨

重峪口関

灰窠峪寨

横山寨

沙嶺寨

之守

以上舊俱有関無城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洪鍾

史洪鍾奏將高瑛白琮創砌石城以備守望

以上三寨原無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洪鍾

檄奏將白琮創立寨堡環砌石城添設官軍以

長峪口駐操營 石城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周圍二里

黃土嶺營 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六十步

石門寨營 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

駙馬寨營 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一

平山營 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以石為基成化三年巡

營周圍三里高三丈

臺頭營 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三

界嶺駐操營 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二

河營 石城在府城北五十

桃林營 石城在府城北五十

劉家營 石城在府城北四十里

徐流營 石城在府城

建昌營 磚城在府城北八十里宣德間鎮守太監劉通築土為城正統初少監郁永陶磚包砌高三丈

列東西南三門監樓于上以望烽火弘治十一年太監張林以回城狹隘用裴家官地易換隣城軍民畢富

等地二頃餘起蓋營房千餘間以居軍士

五重安營 石城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五尺

太平寨營 石城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五尺

青山營 石城在府城西一百三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青山駐操營 石城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涿陽營 在遷安縣北一百六十里原涿陽縣今廢為營

赤洋海口營 時有倭夷出沒每營設官軍五十員名以備之

新橋海口營 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牛頭崖營 在府城東南一百餘里

藥州志

清河距州東南十二里南開頭亂泉突起一派西南行
一百三十里至樂亭縣西南馬頭營達于綠洋海入于
海一派西南十六里經破橋又西南九里至西海又南
六里至澤頭又西南三十五里至公安橋又西南四十
里至蚕沙口入於海此秦漢以來漕運故道開蹟尚存
洪武八年濬漕于蚕沙口仍于新橋海口築土城置千
戶所門守閘漕遠邊多賴焉永樂十八年運艘遭風議
革之矣嘗考漕運自三岔河有三道其一由天津經白
河至通州其一由娘宮迤糧河至薊州其一由蘆臺

君國和...
遼黑洋河發沙口至滦河是滦之漕運三岔河之東道也

滦河在州東三里發源于炭山乱泉潰湧合流東一百二十里至宣府又東北二百一十里至雲州堡又東北三百六十里至桓州又自桓州過口北又自北而南入上都開平界東流七百里至滦陽營又一百六十里至遷安縣又東南六十里至盧龍縣西南合流于滦水又南四十五里至滦州又南五十里至岳婆港夾樂亭縣東為葫蘆河西為淀流河至縣南合流六十里至馬頭營又二十里為綠洋溝入于海

橫河在州北七里發源自盧龍縣獨日山南流入于橫山營東遶包皮淀經榆山至劉家莊入於滦河

沙河在州西四十里發源遷安縣西南草東子屯南流入宜安社迤邐而南至北柳河社達于海

龍溪河在州南八里發源五子山東五里有大泉騰沸流入八里河經料馬臺東南丘官營伏入地中俗名地橋又東南二里經閻家庄復見為危溪入于南閻頭即清河之源

大沂河在州西十八里發源盧龍縣馬家庄經栗園折南經三岔院折西轉佛住山南經楊家院東南經芹菜

君國和病書
山東南經波落橋又東南經御駕橋又南經于家泊又
東南入清河

小沂河在州城西十二里發源烽火山東港經拐頭山
過雙山入大沂河達于清河

清水河在州正南二十八里龍堂寺側源頭極清入海
二十里不溷俗呼曰清水經風淳屯連青社及三岔股
庄頭營入新橋海口達于海

館水即牝牛河發源遷安縣館山南經偏山又西南經
黃花港入牝牛橋河西徑雙橋入于陡河

雙橋在州城西八十五里一自松梁社泉河頭西南經

峰山下入陡河一自豐潤縣板橋河東南入陡河經石
城西又南迤唐山橋名大河又南經王昫庄名小河與
帥家河會入官渠

石溜河在州城西六十里發源水峪西南迤孩兒屯官
套至石城東五里是為帥家河至套里庄獅子灣南經
康家庄聶家庄王昫庄名小河西南迤金濟馬家港大
夫坨入官渠西南經豐潤縣胥官庄入于海

蚕沙口河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天井之別南入于海

撫寧縣志

牛頭崖在縣東三十里形似牛頭即牛頭崖營也先年曾有倭夷浮海至此故設官軍防守

玉旺峪在縣東北九十里嘉靖三十六年間有鑛銀從地湧出事聞差中貴錦衣撫按道府採煎作課寇蓋旁午勞費幾二年鑛竭乃罷

獅子河在縣東南三十里

張果老河在縣東五十里

樂亭縣志

新河套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夾于清涼之間疑即水經
新河故瀆

東涼河在縣東二十里舊自淀流河東流為葫蘆河轉
迤而南即今乾涼河景泰間東流淤塞徑自淀流河而
南入河

西清河在縣西三十五里源發州南之暖泉濶僅二丈
許蜿蜒抵新橋海口猫兒港入海

溧志

按溧水前昔無名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注云遼濡溧
 易中高不與河通遼史云黃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
 于濡水五音集韻云濡水名一作溧在遼西肥如海陽
 又云濡反奴官顏師古亦曰濡反及官蓋音溧也今水名有
 溧而無濡且溧溧字相類豈古或通用耶按易州有濡水
 濡音茹非海陽也
 遼西海陽蓋今治之東境也王莽改北平為北順省石
 城入土垠東漢復右北平石城仍土垠而海陽屬遼西
 未改也北齊省遼西海陽入肥如隋開皇省肥如入新

昌未幾改名盧龍唐武德如置臨渝貞觀復置石城開元又置馬城遼天贊析盧龍山南地置涿州領義豐馬城石城三縣遼史謂義豐本黃洛曰城馬城本盧龍地在漢俱屬遼西石城屬漢之右北平通典云涿治本黃洛舊城義豐倚焉總要云涿西九十里至石城今開平西距涿治九十里其為石城地明矣是義豐石城本兩地也今開平既為石城地而城碑里制俱稱義豐殆未可曉順天府豐潤縣蓋古土垠地涿之石城東漢末曾省入焉今豐潤十里有舖尚名垠城是也永平府志云土垠在府城西南漢置縣屬右北平豈謂石城地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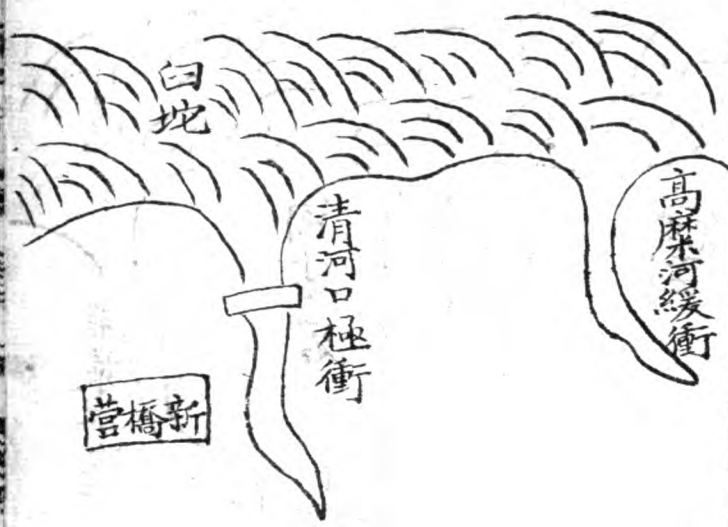
春秋之山戎在黃帝為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為玁狁漢曰匈奴齊桓公越燕以伐山戎次孤竹還杜預云山戎北狄胡安國云桓不務德勞中國而事外夷爭不毛之地又按唐李德裕幽州紀聖公碑云北狄之裔或曰獯狁或曰小戎是山戎之非燕地彰彰也今舊志云涿在春秋時為山戎國通典亦云涿為山戎肥子二國地誤矣

遼史及舊志皆以涿為漢末公孫度所據綱目書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史譜云度玄菟人初平初為遼東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傳子康及孫淵按漢獻帝建安九年

曹操表封度為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為是度與遼西右北平無與也考度之別傳自稱平州牧東夷九種皆服事焉豈以漢之平州為隋唐以後之平州而誤耶蓋漢之平州在遼東玄菟樂浪等地隋唐之平州乃盧龍石城馬城晉漢所謂右北平遼西地今之永平是也漢靈帝中平六年劉虞留公孫瓚屯兵右北平瓚殺虞盡有幽州是遼西右北平入于瓚矣瓚死于獻帝建安三年豈度與瓚同時而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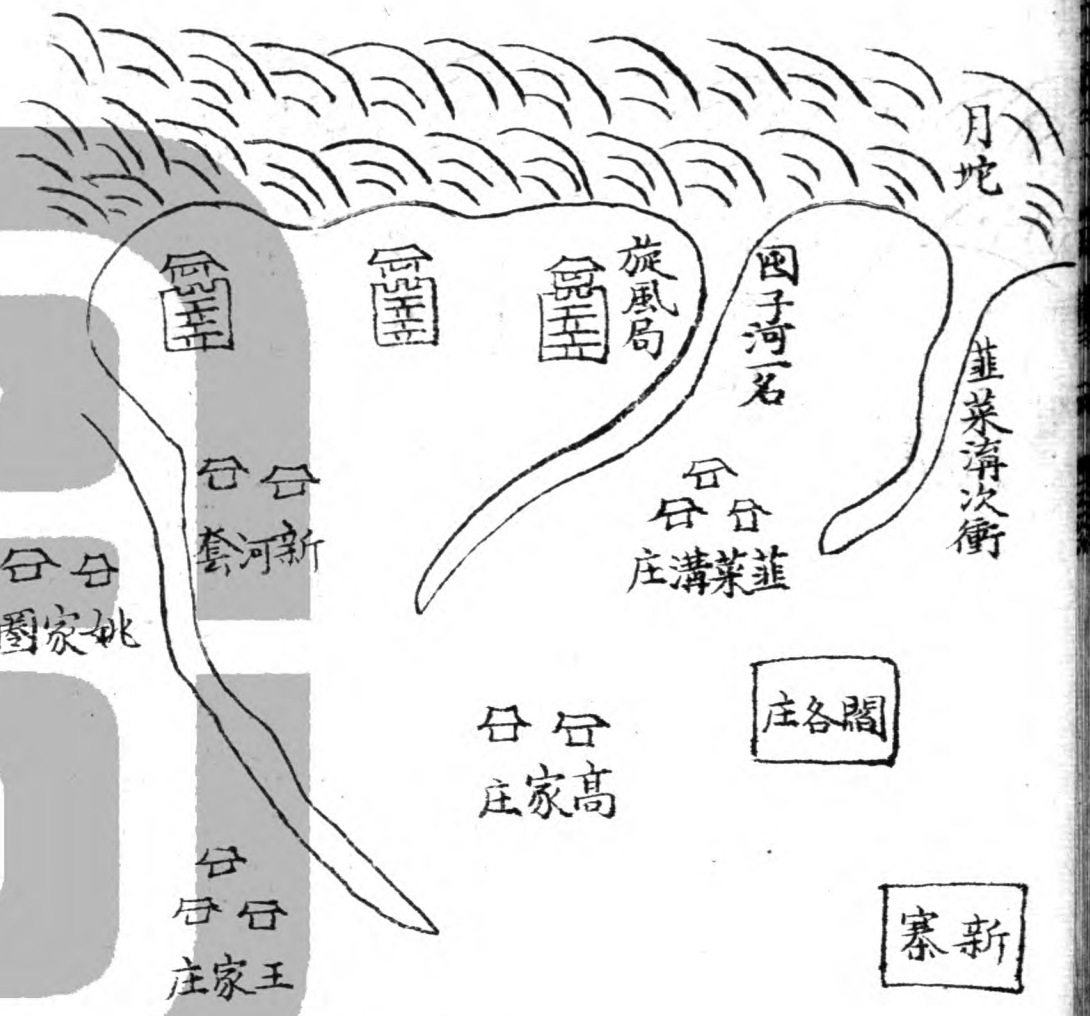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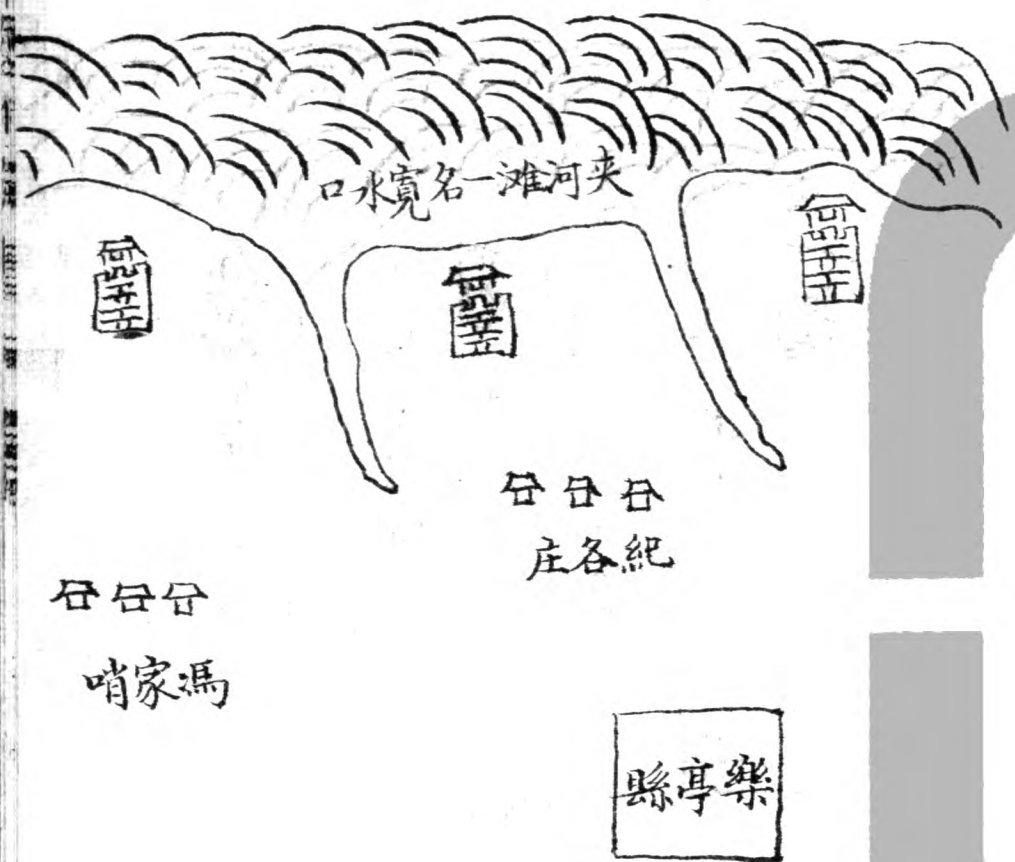
海防總圖

薊保二鎮為京畿重地山東稱右輔遼東稱左臂大海寔盤旋其間蓋海自淮南北折跨登萊西放天津徙而東迤邐至永平之樂亭又漸北至遼東之三岔河又轉而南走大洋海蓋復金之間迴視海及在其西南倭據朝鮮似居海之上流我拒倭于朝鮮所謂扼其上流而薊保山遼可無虞也經理圖說



灤州

高麻河至清河八里清河之東二十里為蘆葦海河又東十里為圍子河一名曰旋風局扼之無如清河口極衝者濶七尺長一十五里可泊船數百隻水樂間設新橋營于此者坐營官一員軍士一百名馬六匹謂為要地頃故駐南兵遊擊新募之兵于圍各庄為今派道化輜重營官軍一千七百三十一員名上下千四口之間防守其孤坨高出水面有孤特之勢白坨如印月坨如月則象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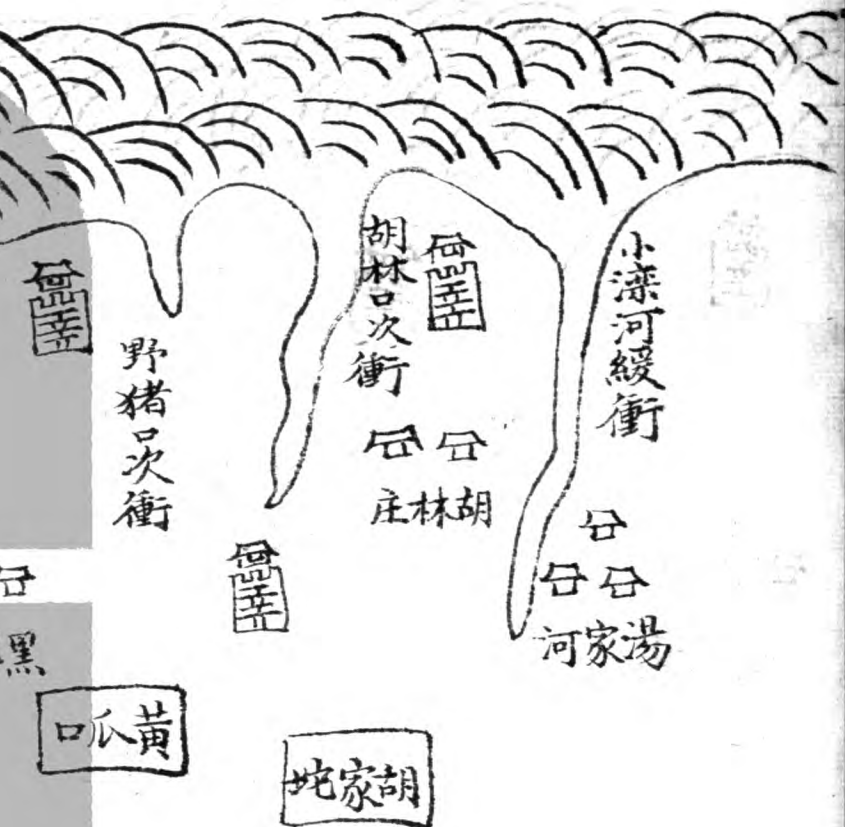


綿延轉密相聞雞犬不絕
 掠而取之取可虞再八里
 為夾河灘西水對繞灘次
 衝地多淤陷舟賊欲登岸
 必不舍濼河之近而趨此今
 派建昌車營官軍九百七
 十二員名一帶防守河近濼
 州故州以取名州與樂亭分
 界在前之高濼河間而此
 視樂亭若近者州縣海口
 相接皆直出在東南而其
 治城則依西北耳

濼河口其水源自潘家口桃
 林口邊過永平府南至虎頭
 石合流而經濼州樂亭以
 南入海口者口濶四十丈深
 一丈五尺潮上則深二丈
 勢極洶湧澎湃可通舟
 十餘艘議者謂可通海
 運以濟邊儲其兩岸村落

卷六 三十四

云



小滦河者以近大滦河若其支派焉十七里為胡林河就胡林庄名之也野猪河俗呼曰野猪嘴雖無東流長港上下四十里水勢湍漫時一哭出有似猪嘴然舟無往而不可樣岸又樂亭縣昌黎界分界處不可謂極衝亦不可謂緩衝永樂間倭由此入直抵樂亭賊殺我官吏屠戮我人民前監非遠也今派河南東營官軍三千員名并左右胡林沙涯二河防之

洪武三年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于萊州洋海倉運糧
 以餉永平衛八年穎川侯傅友德疏陳轉輸之法由鴉
 洪橋至永平道里頗遠宜通清河滦河故道漕運則用
 力少而成功多 上嘉其言
 嘉靖三十七年巡視郎中唐順之疏滦河自永平可通
 滦陽營省陸運一百五十里 後巡撫溫景葵巡按孫隆
不揚梅惟和各疏請之
 慶元年巡撫耿隨卿議復巡按鮑承蔭併勘 挑挖青
 河自王家崗至新橋海口止凡百四十里乃漕運故道
 滦河海口至天津衛四百二十六里紀各莊通海潮
 處至府西門一百五十四里沙淺一十八里半 又勘

自天津衛至新橋海口鹽船往來民船亦通無滯海洋
百二十里中流遇風有建河糧河新挑大沽小沽可避
其船撐駕必須涿州樂亭昌黎附海捕魚裝載慣習海
人民酌量人丁身家坐派大船八名小船三名各領官
船糧令其駕運糧完聽其捕魚如年久損壞動支官銀
酌量修補則改涿河省便無容別議但中間倒載之所
未免閘隔如海口卸至紀各庄約有二里涿河卸至永
豐倉里亦如之船運腳價臨期聽管糧郎中處給其該
鎮歲用本色軍糧數多運道既通則前項糧石應該戶
部酌派漕運然山海離涿僅二百里私越易便則海防

不可不謹合令府清軍同知兼管海防仍聽兵道督率
循視及山海主事督巡捕把截違禁如律部覆從之

御史劉剏題
海道險阻罷

知府孫維城議

本府躬視涿河迤東二十里馬城堡西為王家閘其南
閘相距十里原係海運入涿故道閘跡尚存

原運皆由口北上王家閘今馬頭營固其舊囤倉處
李家莊西民田約數十餘里過即王塚坨河涿河漲入
青不能容必從李家庄西瀉遂下注之

自樊各莊起凡四十餘里至楊家庄南有沙坨長一里

高河五尺若穿之即艾家青溝東西長七里其地多無錢糧堪蓄為河過即梁各莊而靳家河流經焉河名交流者由海潮而成故微有五里於淺外則大潮所至橫斜行七十餘里入黑洋海口又三十里則建河海口又四十里則堂兒上海口又四十里則大沽海口出口入通州運糧白河百餘里天津衛矣是此道一通不過三百餘里舟可徑天津抵滌比西由蘆臺河其道豈但倍近且惟黑洋海口至大沽百十里由海隨葢船出入當保無他虞比由綠洋海口造滌其遠近險夷安危亦不啻十百相懸焉中間應挑之處計大費工力者

不過交流河接靳家河五里黃坨抵艾家青溝十二里李家莊抵樊各莊十里暖泉抵南閘頭八里與夫王家坨河之經楊家庄印步店狗兒村賈各莊土淤高厚者十二三里耳其餘或止應挑深五六尺七八尺濶五六步七八步者約以河五丈計之論工大小折半通筭濶三丈深一丈者總不過百三十餘里耳工固不甚多也况下因川澤不損民居妨田不及五頃其價未足百金驗河所經惟李家莊西有沙三里楊家庄南有沙一里其餘俱土脉膠固無憂其善崩河之所自若暖泉若沂河若陷河若靳家河俱水性如常可弗若其變遷則語

君國和病書
有利無害又孰以踰乎此惟王家開一處議者每言挑接滦河雖便通舟然滦河西下平岸一丈八尺焉能使之逆流而上入清河哉且滦暴湍常帶沙石漲則閘不能制退必遺沙填積將來歲挑繁費恐反為青梗莫若挑青至馬城本堡方議修壕以土壕築城而借壕為河使可容數十舟南來運艘俱住此焉雖隔滦尚五六里道不甚多且平坦便車至滦易舟而運則責不受沙石擾而挑夫可省歲費似于計兩全也

遼東海運嘗苦損舟若永平運通則由府城而車至山海或舟車至遼東皆免風濤之險其士餉尚亦有賴是所謂無窮利也然而不為者不過惜財力耳蓋濬河非夫不成募夫非財不濟今議動官帑則匱無所資議用民力則窮非可任惟財力之俱誣故議者多難之然咽喉不進則腹終不飽可惜一時之勞費而失無窮之富饒乎惟今永鎮入衛客兵萬餘春秋防守不過分脩邊工今議通永運者非為之乏食慮乎倘借各兵之力而通邊餉之道揆之于義豈曰不然合行各路客兵應修邊工暫行停減或量分主兵代修而移其衆以濬河計名限日畫地分工若倘有不足則量加民夫三四千佐之仍委賢能有司分督如法則衆力競勸可不月而成

君國和病書
無煩奏請無費帑金于客兵未為勞于邊方寔為永賴

矣

皆出委官王弘爵所稽訪

管府事徐準議

洪武八年穎川侯傅友德疏陳宜通清河故道 上嘉其言是後按撫道府屢建議行勘職親體踏自涿州城南十里馬城地方原係 國初回運之處人煙輳集城郭遺址尚存自馬城南八里至暖泉即運糧故道雖久淤塞可以挑濬暖泉即青河源頭自暖泉至新橋海口不及百里河水通流但河身濶狹深淺不同稍加開濬即可行舟自新橋下海西至黑洋海口百三十里

西至大直沽百二十里不二百四五十里間順風一晝夜可到又藉海濱之水不甚深中流遇風即下鉄矛拉住舟自無恐且無磷石撞舟即今為高賈販賣糧食通行之路不以為險船到新橋即便乘潮入清河起糧貯馬城倉內惟馬城東北至涿河六里地勢頗高難于濬鑿便賃車輛騾驢馱至涿河上船分運諸倉以寔塞下查得洪武三年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于萊州海洋運糧以餉永平衛此漕一復則居民省輓輸之勞軍士壯飽歌之氣所謂一勞而永逸事少而功多者也且一帆之便船隻往來有無貿遷又足以通商阜財此漕當復

甚明當復而久不復其故伊何以議事非難任事為難
合無于府佐或州縣正官內有才幹者擇選一員以董
其事復選賢能佐貳分效其勞俟事告成論功叙銀該
挑丈尺約計九萬餘丈所費錢糧即于丈尺可會惟是
國家大務閭閻不堪朘削宜出帑藏以需之既有專
官又不乏財不數月間便可底蹟其所利賴于永者則
千百世也

自萬歷年間議開漕通海未行而罷至天啟崇禎間因
添設沿海兵馬需糧甚多清河卒難挑漕乃從海運由
天津航海三百餘里至樂亭縣劉家墩海口入滦河二
十五里上至銀芬柳倉交卸改用河船運至府城西門
外盤入永豐倉計水程自銀芬柳至府西門百八十里
春夏秋三時水運至冬冰堅難行設陸運車夫自銀芬
柳輓輸永豐倉海漕既通商舟乃集南北物貨亦賴以
通荒瘠之區稍變饒腴若云海道風波險阻乃行之幾
二十年未聞有覆溺之患此海運可行之明驗也至順
治初年邊圉無警兵衛日削需糧不多海運遂廢而沿

君國利病言
卷之
河倉房因歷年不行修葺坍塌毀無存其樂亭劉家墩海口為登萊津遼海道極衝崇禎年間設海防一營駐劄
汛防今革

卷終

